

舞女的悲哀

潔梅著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name in cursive script, possibly reading "W. F. ...".

上海书店
内 0.30

==
\$ 0.30
==

創作叢書

舞女的悲哀

深梅著

上 卷

華東書局出版

1937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每冊實售國幣三角

目次

1. 莉娜之死
2. 繫
3. 動亂中的浪花
4. 一個瘋狂的人
5. 藝術家與祖會
6. 舞女的悲哀
7. 後記

莉娜之死

一

莉娜今天起身得特別早，夜來的構思，並不妨害到她的健康，她反而覺得十分爽快，許多甜的夢的幻覺一齊擁上心來，自己就覺得是天下最

幸福的一個驕子了。

起身後，拿薄薄的綢被摺疊好，吃了一些早點，就去坐在窗前的一張藤椅上，迎着太陽，一陣陣撩人的春風吹亂着她的頭髮，她微微覺得有些醉意了，面上浮出了兩個紅輪，就像發芽的玫瑰在風中招展。

她並不在思索什麼，雖然她的行動是已經使許多男子爲她顛倒，爲她忙碌，但在莉娜的心上，好像仍舊是波平如鏡。她並不爲這許多糾纏所煩惱，也並不爲這許多事情而特別歡喜。她當這是一些平常的喜劇或悲劇，是人生中應有的點綴品而已。有時，莉娜接受了人家的過分的真意後，感情也爲激動起來；有時人家同她做了十分劇烈的喜劇後，她的處女的心也曾波動過，感覺到某種需要的迫切，但這許多全是暫時的，過後，她仍舊歸於平靜的狀態了，漸漸的，她對付男性

的態度，便成為她的一種本能。莉娜覺得唯有這樣的應付人生，才是最有趣的一種方式，而且，也是對於人類復仇的一種表示。

時鐘敲過十下，郵差照例的送了一疊信來，莉娜就坐在太陽下拿一封封的來信拆開來，來信的信封有的是用的淺綠色，有的是用的淡紅色，這許多各種的顏色，也正是表示各人對於莉娜的態度。

她於是就一封封的看下去：

莉妹：

你允許我這樣的稱呼麼？

本來像我這樣的男子，那有資格了，得起像天仙般的少女的顧盼，我不是太不自量麼？但是，自從我那一次見你以後，竟蒙你殷勤的同我握手，我的心靈上就開始波動起來了，我第一次承識了處女的熱烈的真摯的心！我的莉妹，自

後我的心上就一直有了你的影子了，無時無刻不能消滅去，我夢想着能和你……你如果真的能夠接受我的熱誠的心的時候，莉娜，那時我將要怎樣的表示謝意的歡喜呢！

.....

莉娜不再看下去了，她知道這是初次對於女性渴慕着的青年，於是將這封信放在一邊，心上微微感到一些快意，嘴邊無意的浮出了一絲淺笑。

○於是再去拆第二封：

……你是我的女神，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女神嘍！我的上帝嘍！我將要終生的擁抱着你，我將要永遠的狂吻着你；我要擁抱着你豐滿的肉體，我要狂吻着你鮮紅的嘴唇。我將全生命全靈魂供獻給你，我將要傾我的愛來愛你！我的女神，我的姑娘，我日夜在夢魂中繫念着的愛人！……

莉娜又沒有將這封信讀畢，她只覺得信中是充滿着一團烈火，她的心靈給牠戰慄住了，身體也微微有些顫抖起來。莉娜覺得這種男性實在太有些可怕，對於這太認真太『執着』了！她以後就再不敢去親近這種人了！

於是再去拆別的信有幾封是父親和兄弟的信，有一封是一個親戚寫給她的，後來，又拆到一封是褪色的，淡綠色的鋼筆的字映在信封上覺得十分纖美：

我的摯愛的摯愛的妹妹：

自從春申江畔一別，我便被無情的江水衝激到這荒蕪的N地來，轉瞬已是二個月了

妹妹，這一月來，你爲什麼不給一封信我呢？我真是望眼將穿了，我真不得不罵你一些恨心的妹妹呵！

呵！我的摯愛的妹妹，我相信我一生是只愛着一個妹妹，別的人我都覺得十分厭惡，只有我的妹妹是我心上最甜蜜的人兒。妹妹，你不是也向我表示過麼？你說你再不致去愛別的男子，別的男子在眼中是不值一盼，妹妹，我相信，我們的話是能夠全始全終的呵！我們是多麼幸福啊！

今夜的月色實在好，月華如水，瀉在大地上，我徜徉在這種幽默的月下，我的青春的熱血便像火焰一般的在胸中燃燒起來了，我在這個時候如果能攜着妹妹的手，徘徊於月光之下，那是怎樣地快慰喲，

妹妹，現在有一個好消息報告你了，我大約下月就要返中，那時我又可同你在一起了，那時候的快樂，我也不願想了，我們大家留在肚裏靜靜的思索吧！

祝我快樂的人兒健康 愛你的伯華。

莉娜將這封信讀完後，口內像飲了濃醇一般，週身的感覺都十分舒適，在她的嘴角，更浮出了一個驕傲的微笑來。

她將這許多信讀完後，好像有無數的金光在她眼前盪動着，她的心靈上時時被這信所激動着；這時舒適的感覺便變為無可奈何的心緒了！

這是她日常生活的應有的現象了，差不多每天讀完信後，總有一些舒適的感覺和惆悵的情意。舒適的感覺呢？即這許多信能夠滿足她和刺激她所需要的慾求；惆悵的情意呢？她似乎感覺得對於這許多信太不負責任，她的行為類乎有些放浪了。

但是這些却毫不足妨礙到她少女的自尊之心，她總是一個實得驕傲的少女！青春之花剛開放的一個蓓蕾，全世界的幸福，全人類的福利好像都掌握在她有一顰一笑有色調中了。

二

夜色已經十分濃厚了，大街上死一般地靜寂。只有迎在寒風中的巡捕爲了職務關係不得不仍在這死寂的大街上來往地蹣跚，偶而遠遠地衝過一輪汽車，便將地上的塵灰捲起，死寂的街上也偶而有了一個波動，其餘便什麼都在靜寂中了。莉娜這時正從酒香肉香的人肉場裏散了出來，喝過烈酒的胸口，經了這深夜的寒風一吹，迎迎的便打着冷噤。她在這深夜中，獨自的在這大街上走，心上感到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惆悵。

已經走到自己的寓所了，輕輕的扣了一扣門，便有一個姑娘來開了，她就走進了自己所住的前樓。

她這時覺得身體已是十分的疲乏了，而且帶了三分醉意的頭胸更覺得有些昏沉沉地不能自己的樣子。於是，她就不脫衣服，倒在牀上就想去

等一個好夢。

可是，她一倒在牀上腦筋不知什麼便覺得清楚了。這時，她經了刺激過後的身心，便沉浸在一種無邊的落寞與悲哀之中。

在這樣夢一般的幽宵中，自己便不知不覺的起了一種空虛和悲涼之感。

剛在燈紅酒綠的時間她就憶起來了。

那是在P影戲院包廂裏，只有她和伯華二人，因為伯華剛剛又回到上海來，所以便約了個到P影戲院來看戲。

他們差不多已有二三個月沒有見面了，這次相聚，自然是一件十分快意的事。伯華分別莉娜這幾個月，這時會面，益發顯得親密。

“妹妹，別後你想念我嗎？”伯華帶了一些驕憨的口氣向着莉娜。

“我那裏會不想念你呢？我是最好希望天天

能夠同你在一起啦！”莉娜說了這句話，面上現出了一朵紅雲，表示着羞縮的樣子；同時，她便拿自己的手搭到伯華的頸項上去了。

那時伯華的心完全為一種女性的力量所陶醉了，他便乘着影戲正在開演的時候，緊緊的抱住了莉娜的肉體一陣陣的熱氣在二人中間交換着，發散着，他倆便同時沉醉在肉感的瘋狂的意態中。

十一時出了影戲場，便上了一家著名的菜館去晚餐。莉娜在那裏喝了許多白玫瑰，直到夜深一時過後二個人才鄭重地別去。

這也不是夢嗎？一點鐘以前尚投在一個可愛的男性的懷抱中，一點鐘以後，却仍舊回到一個人獨宿着的寓所了。

她那時悵望着瓶中的一朵凋落的梅花，心上不期然的狂湧起無邊的悲哀來。

莉娜又憶起了一些更遠的往事，這些，沒有一件不觸動着她的心的，現在却一一的做了她回憶的資料。

沒有幾天以前吧？當春意剛剛散佈到江南的時節，那時正是S花園的梅花盛開的時候，她預先就和Y約定了，大家一同到S花園去賞梅。

不料Y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到了S園，大家談了幾句平常的話之後，Y起先是說怎樣的欽慕她，怎樣怎樣地願一切為她盡力，且說自從第一次看見了她之後，腦筋中便留下了一個最深刻的不可磨滅的影像。到後來Y君便老實不客氣的提出愛她的說話來了，而且同時也希望接受他的愛……

莉娜在那時不知被什麼支配住了竟回答不出一句話來，雖然心上在動盪着“不可能”三個大字，但她的行動却全沒有一些拒絕的表示，反而

只任着Y君的處置。Y君見他一些沒有拒絕的表示，心上便歡喜得快要發狂了，接着就做了更進一步的表示，後來也竟就將莉娜擁抱在自己的懷中，任着他的Kiss了。莉娜雖然不是初次經過男性的肉體的擁抱，但不知爲什麼她覺得Y君的擁抱益發感到有力而令她滿足，她也同時的陶醉在那肉感的享樂中去了。

更想下去呢？有同表兄的在湖濱的一夜，一同欣賞月色時的那種甜美的情緒；有同克生一同拍的一張照，那張照上自己表露着的可愛的醉態。更有，更有……

她不願再回憶下去了，總之，以前的一切，都是她生命史上值得紀念的一頁，她的褪色的青春之花，是在這許多擁抱和接吻中，在這許多燈紅酒綠的醉意中，一朵朵的開放起來了。

她現在回憶起來，只覺得這一幕幕的喜劇或

悲劇，盡是一些破滅的夢，足供過後惆悵的殘夢。

莉娜想到自己雖曾被許多男子瘋狂過，擁抱過，陶醉過，但是她自己到現在到底得了些什麼呢？有許多對她依舊不肯放手的男性，仍舊天天纏住她，不讓她脫身，好像就是今天同他一同看戲的伯華，不就是其中的一個嗎？莉娜雖然覺得這許多男子十分好頑，但總彌補不了她的一種無邊無際的空虛。

更想到她自己的太懦弱，和對於男性的太不負責任，她益發覺得自己是一天天的在沉下去。沉下去……

不久，雄雞已在報曉了，東方也快要白起來了，莉娜也索性不想睡眠了，便從牀上坐了起來，捻亮了電燈想拿了一本書來解解愁悶。

起來拿書的時候，無意間自己的面孔在鏡子

裏映出了一個影子，她索性就端起鏡子拿自己端詳了一回，鏡子裏映出來的是一個充滿青春之氣的十分美麗的少女，酒後的容顏上也益發覺得光艷了，她重新對着鏡子苦苦的一笑，因為身體的十分疲乏，便重新睡下了。

在莉娜入夢的時候東方已經大亮了。

三

五年的功夫又輕輕的滑過去了，莉娜的青春便隨着這個時間一同滑了過去，她現在已經是二十六歲的人了。

二十六歲是怎樣可驚的一個年齡呵！青春之花將不復在這個年齡開放了，處女的驕傲也已經永不能展開着光榮的微笑了。去了去了，一切都隨着這個流水般的時間去了，而且永不再回了！

現在的莉娜，已經非五年前的莉娜了！

在這五年中，莉娜經過了一切人生所應有的

經驗。她被成千成萬的男子欣羨過，她被成千累萬的男子讚美過，她又被不知多少的男子擁抱過。莉娜的青春，莉娜的靈魂，便在這許多擁抱裏，在這許多讚美裏，在這許多欣羨裏，成功為一個被萬人所尊敬的美麗的女性！但是呢？這都是五年前的事了，這五年後的莉娜，已經被無情的風浪，悠悠的歲月，捲去了她一切的幸福，捲去了她所有的一切！

現在莉娜所得到的，只有無邊的空虛，和永恆的悠久的寂寞。驕傲的微笑也永不為再在莉娜的面上展開了，青春的火焰永不再為在她心中燃燒起來了！

這是怎樣的一個永久的無邊際的悲哀喲，這是怎樣的深沉的寂寞的惆悵喲！

五年前的莉娜是曾經被不知多少的男性所追求的，但是呢？時間一年年的過去，追求她的男

性也就一天天的稀少了，到現在——二十六歲了——差不多已經沒有一個男子來同她交往的了。

所以莉娜現在常常發了這樣一個疑問：“以前到底是我去玩弄着男性呢，還是自己被男性玩弄着呢？”她想到這裏，差不多就要淌下淚來了。

○

這幾天的天氣是早已入了秋了！樹上的黃葉也已經凋落光了。大宇宙中顯着一片死寂的秋景。莉娜起身得雖然不很早，但淡黃的太陽却剛剛洒進了她的房子，她對着窗口立着，忽然想起五年前所感到的苦悶却只是優心中壓着一塊石頭一般地窒息着，而現在呢？心裏的石頭却沒有了，然而所感到的空虛，却像什麼東西也填不滿的樣子，她却仍舊在想念以前的胸中的一塊石頭，但那石頭却不知飛到何處去了？！

在這五年中，她看着以前同她發生過關係的

男性現在一一的有了妻子，以前對她懷着非常熱戀的男性，現在也已經一一有了他們理想中的伴侶了•

只有莉娜呢？她現在却仍舊只有一個人孤對着自己，過去的歡樂在現在好像是夢一般的過去了！並且她下意識地覺到地現在是已經不值得被人所尊敬的一個美麗的女性了！

她悵望着窗外的秋色，心中彌滿住感傷的情調。立了一會，她又重新回到房中來，對着台上的一面鏡子，拿自己靜靜的看了一會；的確青春之花已隨着狂風凋謝了，這樣蒼白無血的面孔，她自己也覺得十二分的驚奇起來。

“我難道真的就完結了嗎？今年雖然是二十六歲，但是總不能算得老年吧？”

她常常這樣反問着自己，但是永遠也得不到一個真確的回答。經過了不知有幾度的躊躇

和考慮之後，她決計拿自己這個殘餘的身體去獻給教育事業。她想唯有這樣做去，她的下半世的命運或者還能得到相當的發展吧？她決定拿這個身體獻身給小學教育。

於是她就開始托人介紹到小學校去任課。幸而沒有多久，就有一個朋友介紹她到S小學去做教員了。

她初進這個學校的時候覺得倒還比較是很滿意的，因為有這許多天真的小孩子天天伴着她，在他們小小的無邪的心中，莉娜確實得了不少的安慰。但是呢？漸漸的，漸漸的，她又覺得不滿意，因不滿意而致消極煩悶，而致悲哀苦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那隻S小學是有三個女教員和八個男教員，那其餘的二個女教員呢？年齡是統統比莉娜為輕，因了這個原故，於是就有許多男教員去追逐着她們終日和她們纏繞不清，而

對於莉娜呢？或者是她年齡的關係，或者是她已不若從前——五年前——美麗的緣故吧？再不然就是她現在對待人太嚴肅的緣故，所以在S校竟沒有一個男性去追求她，不要說追求，就是同她比較親近一些的男子也沒有，這使她的悲哀就益發深了一會了。她現在所感到的悲哀，並非因為沒有男性親近她而發生一種孤獨的感覺，而是深深地覺得男性都是這樣的惡魔而眼看着女性受着這些惡魔的玩弄的悲哀。

她現在倒並不是覺得其他的二個同事受着許多男性的追求為光榮或欣羨，而是覺得這二個同事的悲涼的身世而同着自己一樣的命運，反而覺得她們也是一樣的可憐了。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她又有什麼方法去救拔起她們來呢？

漸漸的，她又覺得這學校完全惡魔所佔據的了，以致一些生人的氣息也沒有，人類的愛與同

情是已畢消失到不知那裏的烏有鄉去了。

莉娜的心情又爲這許多環境所改變了，覺得自己從前一向所企圖着的被許多人視爲神聖教育事業，現在也竟感到不可挽救的幻滅了；唉，幻滅一切都幻滅了，莉娜差不多現在已走到人生的極度了，再沒有路可以前進了，人生的歸極就是一切的幻滅！

幾年流水似的光陰帶去了我們的莉娜所有的切！

但是，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生活着的莉娜，她却從未起過自殺的念頭，“自殺”這二個字的影子，還未鑽到她的腦海裏去，她雖然沒有積極的生的勇氣，但是却更沒有隨即去死的決心。對於教育事業既感到了極變的幻滅的莉娜，她想從別方面去重開闢一條道路出來，以安排她以後的生活。總之，莉娜雖然感到了不可磨滅的幻滅，

但沒有對於人生似乎還想去執着了生活一下。她的心理狀態是完全在二個絕對不同的矛盾方向生活着的。

於是，她忽想到醫院裏的看護婦的一方面去。她想避開這個雜遝的人寰，那麼醫院裏當然是最好的逃避所了，

“拿自己過去的汙濁的身心完全來供獻給看護病人這一方面來，也許可以少徵少徵爲自己的一種懺悔吧？”

她於是就想悉心盡力的去看護一切的病人，做一個永久的人類的保姆，不避艱難地去嚐試着從未經歷過的辛苦。

但是呢，莉娜的命運也實在壞，當她極力的方要求着身心方面都需要一個永久的休息的時候，當她在極力的想拿自己的全身心都灌注到一方面去的時候，偏有惡劣的命運不放她這樣的去

，做其實呢？還是莉娜看待這個社會仍舊太簡單，無論如何各方面的環境是不能不顧到而且要極力去應付着的呵！

莉娜到了E醫院不久，就同院長衝突起來，院長要扣她一月的薪水，許多爲虎作張的同事，更以幸災樂禍的態度來譏視她，她在當天竟爲了這件事情哭了一整夜清早起來的時候就憤而辭職了。

莉娜自從走出了E醫院她一切的心也灰了，她不料儼然排着慈善慈業招牌的醫院，竟爲有這種卑污惡劣的事情發生。擺着紳士氣十足的Y院長完全是一個頂可恥的走狗，他對於自己醫院內的屬下是完全用着一種高壓手段，對於病家呢？更是剝削備至，對於少些在社會上有一些地位的人，則千方百計去逢迎他們，或者請他們來做院董，看起病來當然是不要錢了。這許多、這許多

無一件事情不令莉娜看得髮指盡裂。“醫院是一個乾淨的地方麼？實在是一個最混濁無恥的魔窟了。”

F 醫院是已經脫離了，但現在再到何處去呢？“再到何處去求我的歸宿呢”？以前在年青的時候，生活可以靠了許多莫明其妙的男性的供給，但是現在的生活却是要靠莉娜自己想法的了。更因為了她太會化錢的緣故，所以到現在也並無一些積蓄，在這種世道險惡的社會上，生活不是成了絕大的問題麼？到何處去找適宜一些的工作以求維持自己的生活呢？

這時候的環境真是難以形容莉娜的心理過程了，也許莉娜自己也分析不出吧？“她究竟現在需要些什麼？”

經過了不知有多少次的躊躇和考慮之後，莉娜索性拿自己的心一橫，大踏步走向人海裏去。

她現在的確已經具備了惡魔一般的心情，她不想再怎樣嚴肅的去生活着了。於是，她就走到普通一班墮落女子所共同歸捷的地方去了！

四

莉娜病了，她已經得了不可救治的梅毒，下體也潰腐了，不得已，她住進了醫院。

莉娜怎麼害病的呢？她自從三年前在醫院裏辭了看護婦出來以後，一方面被經濟壓迫着，一方面莉娜想更走向人生的底面去，於是，她已操着賣性的生活了！

這是怎樣一幕可慘的悲劇呵！但是，在莉娜現時想來，這也無非是一幕平常的人生滑稽劇而已！

在這三年中，又給她玩弄過多少無知的男性，她的容顏雖不似從前的更好了，但是她用強烈的性慾去激刺着男性，許多男性也就自然可以為

她任欲所爲了。

三年的生活自然在一般人說起來是悲慘的，非人的生活，但是在莉娜本身看來呢。反而當這人生的一些滑稽的悲劇，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哀傷，反正她是在人生舞台上演了這一齣似乎是變態的戲而已！她拿自己的肉體去玩弄別人的肉體，用自己的精神，去統馭別人的靈魂。她是抱了“人間遊戲而已”這句話去過這種所謂非人的生活。

但是莉娜現在終於病了，而且已經得了不可治的梅毒了，下體也已經潰爛了，這使她消失一切的勇氣。所僅足夠支持她一些生活的肉體，現在也變得破碎支離了，她簡直已沒有再生活在這個世上的必要了。

夜漸漸的深下來了，莉娜住的一個醫院，名叫明德醫院是在離開城市有十多里遠的一個郊野

的地方建造起來的，空氣是十分清潔，但寂寞却更甚，尤其是在夜深的時候，整個的明德醫院便像死一般地靜寂，比之熱市中真不啻是天壤之別了。

莉娜的身上覺得像有尖刀在刺着一般的疼痛，更加了心上的隱痛，她如何能睡得着呢？但是，夜已經深了，更漏又響過了，病室外只能聽到一聲兩聲梧桐落葉聲，其餘便什麼都在死寂的宇宙中了。她想要掙扎着搬動自己的身體努力坐起來，但是，她的下部，只要稍一震動，便要覺着疼痛難當，她藉了窗外照進來的月光，見着自己那斑斑點點的腐潰的下體傷心的眼淚就從她的頰上滴下來了。

唉，這才叫做地獄似的生活啦！在那三年之內莉娜倒並不覺得什麼精神上的痛苦，只有現在入了醫院之後，心上的瘡傷和身上的疼痛，才覺

難於忍耐了。她這才真正走進了地獄之門呢！

尤其使她感到痛苦的，是今昔的情形的不同，幾年前是有多少的男子在追求她，在她的懷中滾過來滾過去，但是到現在她身上得了不可救治的梅毒後，有誰來看見她，她的痛苦只是一個人忍受，她向誰去訴說呢？更誰是她親近一些的人呢？世界是一片冷寂的沙漠，地球是一個無生氣的靈魂了。

只是這樣一天天的在醫院裏住下去，病也一天天的深，但是自從她住院三日起到今却沒有一個人來探望過她。她忍受着世間一切的冷酷和無情，她的眼淚是只有向自己的肚裏流呵！

莉娜變成世界上一切最孤零的人之一了。

這天，早晨的太陽剛剛升進這間病室裏來，莉娜在看護婦的手裏吃了一些牛奶，便又睡下去了，她的面孔對着太陽，想去享受一些僅有的生

之氣息。忽然，一個侍役領了一個人進來這個人差不多已經有三十歲的年齡了，莉娜起先幾乎有些認不得了，到後來才直呼起來“啊！伯華你來了！！”莉娜的身體因為過分的震動與掙扎，不覺又牽動了潰爛的肌肉，心上疼痛得難熬。

“不要動，不要動，好好的躺着”伯華連忙走上去止住了她變態的動作，一面就在她的牀上坐下。

莉娜為過分的感激所激動着，因為她自住院以來尚無一人來探望過她，今天伯華竟能走到病室裏來看她，這使她心上波瀾起感激之淚來，她連忙用她那雙顫抖的手，握住了伯華的手，含着一包眼淚說：

“伯……伯華，你怎麼會來呢？”

“莉娜，你怎麼會弄到這樣一步呢？伯華的聲音也有顫些抖了。

“你怎會知道我在此地呢？我在未死之前，還能夠見到你一面，我死後倒也能瞑目了。”她的眼淚流滿了一面頰了。

“這個醫院我本來是很熟悉，前天我碰到了此地一位助理先生，才知你在這裏……唉，莉娜，你究竟怎麼會弄到這一步的呢？”伯華十分感傷地說着。

於是莉娜就當了伯華的面，開始拿她自己悲慘的故事公開出來，她說的時候，真是一字一淚，伯華聽了，也流了不少的眼淚。

後來伯華也講述他的別後的情形；原來伯華在這七八年中，却剛剛和莉娜一個反背，他却做過了現社會中應有的人事，妻子也娶了，兒子也生了，現在自己本人呢？却安分守己地在M中學當着教員，他的妻子也一同和他生產，是一家融融洽洽的小家庭。末後伯華並且說，以前的一段

同莉娜的關係真好像一齣幻夢，現在這個幻夢覺醒了，自己也正確地踏進現實的世界裏來了。

呵！一齣幻夢，人生就是一齣幻夢而已！不過莉娜的夢是做得太惡劣了，而伯華的夢却又做得十二分的幸福了！

大家的話完了，大家都想不出有更好的必要的話說出來，靜默就在他們中間繼續着。

.....

伯華告辭走了，莉娜又伸出手來同伯華握了一次手，好像十分戀戀似的，於是她又對伯華苦笑的笑了一聲伯華走了。

.....

三天後，伯華在地方報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段記載：

“本埠明德醫院三等院房十八號有一病婦於昨日（患梅毒）身死，死後並無家屬認領，現該院已

具報該管官廳，請求派員相驗，以便殮埋，並悉死者名莉娜云。”

一九三三，三，廿四夜於上海。

繫

這落寞荒涼的冬天是怎樣的耐人尋味而容易憶起一幕幕的往事啊！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遠遠地望去，屋瓦上像遮上了一條白白絨毯，幾棵

凋落的樹枝，和了樹上的悲鳴小鳥，更顯出這冬天的特有的情調來。我的心頭像給一樣東西重壓着，近乎有些窒息了。我想開了窗子透進一些清潔的空氣來，但是這冬風好像大獅一般的在狂吼着，而雪花又似柳絮一般的在擊打着窗子，我終於拿開窗的勇氣打消了，然而在房間裏呢？一隻融融的火爐在燃燒着，我怕見這熾烈的炭火，因為我的心上已經不像炭火的火焰一般地在熾盛着了。呵，到底怎麼樣才能象徵我現時的心情呢！一幕幕的往事為什麼總是像蛇一般的纏着我呢？我為何沒有勇氣拿牠一刀斬斷重上我奮鬥的路呢？呵，我依然在給命運拖着向後轉圈？我嚮，何處去尋我的歸宿呢！

現實是空虛的，但是充實的生命力又在那裏呢？過去的創傷我不能拿牠一刀斬去，而接着現實的空虛却又支配住我了，我給這二種束縛繫住

了，呵，我怎樣再能去追求前面的憧憬呢！？*

去年的冬天，我回到故鄉去了，本來我在一
個中學裏任教，後來我有病了，醫生說我的身體
十分虛弱，預防要發生肺病，極力勸我要脫離城
市生活，到鄉間去靜養，我因一來是爲了自己病
的關係，一來也爲了那個中學裏許多狼狽爲惡的
教員實在使我看不慣，所以我甯可辭了職到鄉間
一個小學校裏去任教。我每週只擔任了五六小時
的功課，所以儘可作爲養病的地方。

鄉間的風景是很美麗的，那學校的對面就是一
條溪河，背後有一座小山，我同幾個朋友在空
閒的時候，就常常到那小山上遊玩，我們可以看
到落日的斜暉照臨到那溪河上的奇幻的景緻，我
們可以在繁星之下緩步踱行，盡量享着這夜的幽
默。有時更同了幾個小朋友駕了一葉扁舟，放乎
中流，那時正是心曠神怡，樂而忘返的呵！更令

我興奮的，我可以有時間同許多農友談談家常的事情，他們質樸的言語和誠實的性情，使我增加了對於革命的信仰！他們常常爲我講述受着地主們壓迫的情形。我的熱血像給他們鼓動得沸了，我恨不得隨即就一同和他們走到前線去。鄉村中是充滿了一種使我興奮的情緒的呵！我計劃着我的病體好了之後，我是怎樣的應當重新去爲社會努力，做着新時代的工作呵！

在那個學校裏不滿二個月，我突然接到了她的來信，我的平靜的心臟開始震動了，我的直線的情緒又開始紊亂了，她的少女的心懷不能自己的又挑動起我的舊夢來。

她的來信是這樣寫着的：

惠弟：

諒你等得十分心焦了吧？到家後不知忙了一些什麼，到昨天才到上海了，我知道你已經回去

了，使我悵悵久之。

惠弟，我知道你近來的心情是十分苦悶的，但是我也何嘗不懷着同樣的心緒呢？你要怨我麼？這許多時間不給信你，但是正因為大家苦悶的緣故，所以我也竟就無提筆的勇氣了，這點，你總能原諒我的吧？

你這一次為什麼要回去呢？是不是那時我不沉在上海，或是你想自己平服一下心情？但是這又何必呢？惠弟，你誤會我太深了！我何忍我的弟弟在苦海裏，所以我寫這封信你就是表明我的心跡！

W縣我一定要來玩的，那裏有盛開的梅花，有奇瑰的風景，我們幾個好朋友去踏雪尋梅，唱着人生樂，惠弟，你等着吧，我將要來的時候再來通知你。

夜深了，再會吧；祝你

珍重！

你的雲姊。

這封信雖寫得並沒有怎樣的誘惑的地方，但對於我却仍舊有很大的力量！一個少女的心是活躍在紙上的，我完全給這種情緒支配住了，我的心開始動搖了，我不能自己的同這封信親了幾個吻，舊事重新在我面前展開來。

我同雲的關係，到去年我回家之日止，本已告了一個段落了，自然，我是經過了一個悲痛苦悶的時期，但是最後仍舊決定了我的出路，我決心仍舊爲社會努力去。她自從同我不通音信以來，也已經有了幾個月了，這事慢慢的就在我的腦海中消褪而去了。但是，這天我又突然的接到了她的一封來信，拿我舊時的情緒又復活起來了，緋色的夢境又在我面前恍惚着；呵，我的懦弱的心呵，我投向何處去呢？夢的憧憬呵，我終竟做了你的俘虜麼？

茫茫的人海，

何處是我的歸程？

我柔弱的心靈呵，

爲何只是向苦海之中沉淪，

呵，誰是我的知音，

誰知我此時矛盾的心情？

我依舊回到這種情緒底下生活着，我下意識地像前面發現了一個新的憧憬：“也許還有希望吧”？

我又從現實中回到夢的境界裏去了，但是那時在我不自覺的，我想着我同她的關係也許會從新開始吧？不然她爲何會重寫這樣的信給我呢？我對於少女的心理，似乎已有了一些分析的經驗；女子的心理大多是十分精密而不肯輕易流露的，有時她每每在向男性表示的時候，男性在一時並不知道，却輕易拿這個機會錯過了，而在女性方面却反而認爲男性是無意於她不能接受她的

感情。這一次雲的向我寫這封信，莫非也是這種心理麼？我想到這裏，我的心益發的在砰砰的跳了，我不能自己的感情又反覆着在我心頭衝擊了。

我的心爲兩種人格所繫住了：一種是想養好了病，重復去爲社會努力，拿這種“羅曼”的事情丟開；一種是想立即離開這裏重到上海去，追求理想中的愛的憧憬。

籌思濼志的想着，我徘徊在歧途中了！

無論是怎樣的山風，也打不熄我心頭的火焰，無論怎樣的水流，也澆不息我內心的烈火。呵，我的身體雖然在鄉村，我的靈魂早已飛灑到她的身上去了。

接到信的當夜，我就一夜不能成眠，一夜中拿過去的舊夢一幕幕的演繹出來。她的肉體，像紫羅蘭一般幽香的氣息，又重復從這封信裏發泄

出來了。

呵，我久不親的姑娘的芳魂呵，好像又重臨到我的身上來了。我又重新給她主宰着了。

終於決定離開這樸實的可愛的鄉村，離開這使我留戀的農民，重上我漂泊的征途！

別了，可愛的鄉村，

別了，可敬的農民！

我悽然的收拾了行李，辭別了學校，擔着病體，直向上海走了！在臨走的時候，我尚給了她一封信，說明我即日赴申，她如要到W縣去遊玩，到申後是可同再回到W縣去。

上了火車，心裏還只是忐忑的不安，靈魂像受了傷一樣的被侵蝕着，幾月來堅定的意志却又爲一封信而顛搖起來了，現在竟致放下了預定的工作而重上漂泊的途徑了。我難道是完全被人家“執着”的麼？我有些悽然，但是我自己仍舊沒

奈何自己。

到了上海了，幾月未臨的黃浦灘依然是這樣的喧鬧，都市的氣息也依然這樣的濃烈，沒有改變絲毫，但今晚只要能看見雲時，我顛搖了一日的身心，也就能得了無上的安慰了。

下了車，急急地找到了她的寓所，當我在路上的時候，我的情緒是怎樣的在震盪着和飄搖着呀！

雲出來了，相別了數月，見了我很有些驚喜的樣子，自動的並且很親熱的同我來握手，我那時的心情怎麼再能寫出來呢？我身上立即像着了電一般的給她吸住了！她的少女的魔力緊緊的縛住了我，我在她的面前，感覺着呼吸也有些迫促了！

雲姊！“我喊”了她一聲。

“呵，惠弟”○她像有些嗚咽的樣子。沈默

了一會，大家總於沒有說出什麼話來。

.....

“什麼時候出來的，你爲什麼又出來呢？”

這時她放開了我的手，在旁邊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沒有什麼，我是剛剛到的。”我囁嚅的很覺得慚愧，我怨恨自己爲什麼不將我心裏所蘊藏着的話全部吐露給她聽呢。

談了一會，我就告別了，出來的時候，仍舊留着一個悵惘的意念在心中，沒有痛快的和她談一談，但她那永不能使我忘記的柔情，仍舊是深深地縛住我的全身。

我只得暫在一個親戚家住下，我暫且是決定不再回去了，我雖然有病，但是我假若親近了她，我的病也許容易好的。但同時一個矛盾的意念仍舊不時的襲到我心中來，我想在上海有什麼意

思呢？就說我的戀愛竟能照着我的理想成功，豈不是多了一重束縛麼？而且大半是不可能的，那麼何必要用了全力量去追求呢？何必像瘋狂一般的去企圖親近她呢？而且，在現在的這樣社會制度之下，又有什麼戀愛可言呢！不要說女子的心理多分是不健全的，多半是為虛榮心和名譽地位所浸潤着的，即或真正是為了純潔的愛情，那在事實上是否可能呢？在這種時代中更有時間講求戀愛麼？退了一萬步講，即或戀愛同革命是不相衝突的，但為了戀愛而必須要耗去多量的時間，這不是損害到革命的本身了麼？所以在這種時代裏是不能講求什麼戀愛的，祇有等整個的社會問題解決之後戀愛問題也能同時解決，不然，畸形的發展是決既不成功的呵！我何常不知道這許多許多呢？但在事實上我到底怎樣辦呢？我能不能離了她重回到故鄉去呢？我是萬萬沒有這種勇氣

的！既然接到了她的信我是不得不到上海的了！好像這是我的本能，我見了她我心上什麼的閒愁都消去了，我不料女性竟有這樣的力量！但我放棄了故鄉的工作出來到底於心何忍呢？呵！呵！我的心是給什麼繫住了嘛，我為何一些勇氣沒有了呢？！

一方面是爲了自己愛的憧憬，不得不留在上海希求萬一的成功；一方面又想到對於社會的工作，不應當再進行着畸形的戀愛；呵，但是呢，我的心雖然在這樣的想，我的身體却仍然留在上海呀！

“雲姊呵，我夢魂繫念的雲姊，我是爲了你而留在上海的呢！”

後來我一想，留在上海也未始不能同社會盡力呀！

我於是就更將這個心堅定了一下。

次日，我又去找她，她不在家中，而門却没有鎖，于是我就獨自的走進了她的房裏。我的心裏是苦悶得難忍呵！她爲什麼還不同來呢？無意中我打開了一隻抽屜，抽屜中正放着她的一張照片，呵，多麼美麗的少女的相片呵，我的神經有些熱亂了，我下意識地在那相片上吻了幾下，再細細端詳那相片上的裝束：這張相片大約是在夏天照的吧，不然穿的衣服爲何這樣的單薄呢？全身披了一件輕紗的西服，兩隻白藕似的手臂有半只裸露在外面，沒有領的衣服，袒露着一個頸項，多麼白嫩的少女的頸項呵！我有些狂了，呵，肉感的美，少女的風韻呵！可珍貴的少女的風度呵！我連連的向相片上吻着，吻着，直到我觸着了冷的感覺時，才知道這實是一張照片呢！那時我腦筋中翻騰着許多雜亂的意念：“我爲什麼不向她作進一步的要求呢？我爲什麼不能擁抱着

她狂吻一下呢？“繼而一想，我這種想念實在太下流了，非特對於一個女性在沒有成立什麼關係之前不應當有這種企圖，即或真正有了進一層的關係後，也不應當常常作過分的想念呵！而且，我同她之間的戀愛能否成立尚是問題呢，她不是向我表示過，她不能拿愛人的形式來愛我，只能拿姊弟的愛來愛我麼？而且她說情願接受我友誼的如兄弟的愛，而不能接受我 Lover 的愛。那麼，我這一次出來豈不是太感情化了麼？但是，我有什麼方法能抑止我像火焰般的情緒呢？

我正在這樣癡癡的想着的時候，她却進來了！她見我在她房中將抽屜也打開了，她的面孔有些羞紅了，我也羞得面孔發燒，兩人就相視着—笑；呵，一笑呵，多麼令人忘魂的一笑呵！在一笑中拿我整個的靈魂給她吸住了。

“憲弟，你來了好久了吧，累你久等了，對

不起。”她微微的向我笑着，我也自動的拿抽屜關了。

我害羞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剛在買東西去了，你看。”她說完了就拿她手裏一包布給我看。

“很好，很好！”我也無心看她的布，只注意她的表情。

坐了一會，我覺着有些無聊，我提議看影戲去吧，她也欣然的答應了。于是我們一同到了P影戲院，片子是“Flaming Forrest”我只看着銀幕上的一幕幕的影戲，却不知上面開映的情節到底是什麼，我的頭腦有些昏了，我的心中只在幻想着雲姊的芳影，我的全身有些感覺着發燒，因為我直覺地是有一個可愛的女性在我身旁呵！她却很專心的在看着影戲上的事跡，看到得意的時候，竟哈哈的笑了起來，我也跟着她哈哈的

一笑，我自己只是拿自己的身體更貼近她的身體，直到我一隻手放在她的腿上了，我方才覺着十分快感，但是我還想企圖握住她的手，呵，怎樣令人消魂的少女的白嫩的手嘴！後來我這種願望總于達到了，我乘她的手從椅背上放下來的時候，我大胆的將她握住了，她也一些沒有違拗，而且反而拿我的手握緊了一些，我那時全身感覺着舒快，我好像被包圍在幸福的芬圍氣中了，我只希望電影慢慢的映，我的舒快的感覺也可以更延長一些。

電影總于完了，我帶了歡樂的餘味及惆悵的情意走出了影戲院，我們在臨別的時候，還握了一握手呢！

自從經過了這一次之後，我的理想更有了把握了，我以為她既然這樣的不拒絕我，我也應當更努力一些以實現我的理想。我一心專意到這上

面來了。

這樣的經過了三四個月，但是我和她之間的進展還是保持着原來的狀態，我雖然有幾次向她作更進的表示，但是她總是表示若即若離的態度，我實在說我是已經爲她所迷了，如果說要中途放棄是絕對辦不到的，那麼只有用我更大的力量企圖萬一的成功了。我同她在影戲院裏又看了二次戲，到極司非而公園去玩了一次，但同她形式上的關係仍舊只到握手爲止，我也沒有勇氣向她提出更進的要求來，我的心中雖然爲了這而常常苦悶，但是總是有一個女性在繫住我的生命，我總不致覺着空虛。

時令已由春天到夏天了，那天我照例的去訪她，不料走到她住的地方的時候却下起雨來了，她看見我來了，對我微微的一笑，我見她正在看了一篇小說，她同我說，像書中的女主人公一樣

的人物，實在使她十分同情，而且她說她自己也許有一個影子在裏面，但是她不能同我說到底是誰。我們這樣的說着，最使我感到暢快的就是她在我面前全不使我有一些顧忌，我能夠暢所欲言的同她講着；不知不覺天已是暗下來了，雨聲非特沒有止，却更加大了，我想要回去的時候，她却留住我了。

“惠弟，不要回去了，雨又這樣的大，到你住的地方起碼要一個鐘頭，你住在這裏也不妨，我此地有二個牀，你住前樓，我住亭子間好了！”

“她說完後對我嘆味的一笑。

我的心怦怦動了，我只覺得身體上的熱度都集中到面上來了，我的面上覺着十分燥熱。

“好……好，那麼，我真的不……回……去了！”

我勉強說完了，面上還是覺着發燒。

“當然囉，這有什麼關係呢？”她却很大方。

我們于是吃了晚飯，還是繼續着談講。無論天南地北都毫無顧忌的談着，她對我講述她自己人生的經驗，和參加實際工作時的情形，她的確很善于講，但是我們只不講到戀愛問題上去，我久欲想提出來探探她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但我總覺着自己沒有勇氣，她也不提出來同我討論，我也只得悶在肚裏了。她最後仍舊講到實際工作的時候，她以為最後的新社會雖有實現的一天，但在現時決既不可再去參加了！她說明自己已經不生關係，並且勸我也少管這些事情，現在只管自己，不要再去參加什麼社會運動了，我那時心中雖覺得她的說話的矛盾，但我當時竟一口答應，完全接受了她的說話。

我的理智，我的勇氣，統統消失到那裏去了

呢？

時鐘已經打過十二下了，她主張大家就寢罷，她一個人就回到亭子間裏去了。

那時那個前樓仍留着我一個孤單的影子了，我如何睡得着呢？我幻想着她現在一個人大約正在脫衣服就寢了吧？呵，那少女的肉體是多麼值得珍貴的呵！我簡直要爲她瘋狂了，我爲何不走進她的房裏去呢？她今天要留我住宿，不是有意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麼？我實在不能錯過這個機會呵！況且這裏是沒有第三個人了，呵，呵，我一定不能錯過這個機會，我的身體被一種狂熱的感情衝擊着，我下意識地走到她住的亭子間的門口，我用手輕輕地推了推她的房門，却不料已經鎖了，在房門上一個細孔中望去，房裏的電燈也已經熄滅了，于是我始覺得有些悵惘，我只得仍回到前樓來，我又直覺地證明着，以爲第一次留

我住宿本來不應當這樣草草的呵，我自己也太性急了，總之，她是表示和我有更進一步的關係了。

這一夜我是輾轉不眠，直到天明。

明天起來的時候，我因一夜不眠的緣故，眼皮經不起有些紅了，精神也覺得十分困倦，她見了我這種樣子，顯出十分關心的樣子：

“憲弟！你昨晚沒有睡吧？不然，你的眼皮爲什麼怎樣的紅呢？呵，你太不知保重自己的身體了！以後你不應當這樣，趕快聽我姊姊的說話！”她十分溫柔的撫慰我，我的一個心是完全給少女的柔情縛住了。

.....

“我一定聽姊姊的說話”我囁嚅了半晌才說出這句話來。

自從經過了這一次，我對她益發懷着戀念的

情意了，我非特對她熱戀着，而且帶着感激的氣分了。

那天正是炎炎夏日當頭的一天吧？我冒着暑熱去訪她，她正在房內收拾東西，我吃了一驚，連忙問她：

“呵，雲姊，你到那裏去呵？”

“我要走呢！惠弟，我們不久便要遠別了！她帶了十分感傷的口氣。

“你到那裏去呵！怎麼我一些不知道呢？”

“是喲，我到南美，到巴西去，那裏一個朋友招我去，我在上海沒有辦法呵，你是知道的！”

“巴西，呵，不是太遠了麼？”

“是的，很遠的，我一輩子想不回來了！”

她益發顯得感傷了，幾乎要流下淚來。

她終於決定走了，她在上海的確是沒有辦法

，她雖然也曾同我說過幾次要走，但是我不料她走得會這樣的快，我也呆住了，半响說不出一句話來。

“惠弟，請你拿別離這件事情看得平淡一些吧！人生誰無別離，只要不是死別就好了！”

“那麼，你打算幾時走呢？船票購好了沒有？”

“我打算在這幾天就走，正在候船啦，船票已請朋友定購去了！”

“那麼在你臨走的時候，無論如何須得來通知我一聲。”

“不必了，惠弟，我想，與其增加臨別時的更多的悲傷，不如你不要來送我吧！”

“那不成功的，你無論如何必須來告知我一聲。雲姊，你情願留給我一個永久的惆悵麼？”

.....

我們就這樣的分別了。

我回去後的第二天，就接到她的來信，信中有幾節我尚記得，大致是這樣寫的：

……………至于我們這一次的遠別呢，我覺得也無用悲傷，只要大家永遠留着一個影像就是了！

惠弟！人類誰不是感情的動物，使我永不能忘記的，永遠刻在我的腦筋裏的，那幾次月下的散步，法國公園噴水池旁的幽默的欣賞，這許多，這許多，都是我生命中的至寶物，我永遠銘刻在心中，弟弟，我們一同永遠的銘刻着吧！

我的船于後天啓行，你如願來作一次臨別的相敘，就在下午二時到碼頭好了，我本來不想告訴你的，但怕你有過分的悲傷，我自己也覺得對不住，所以就和你說了。

至于我的通信處呢？俟我到了巴西再給你吧！在途中假如方便的話，我一定繼續給信你。

.....

接到了這封信，我又整整兩夜沒有睡眠，我的心完全給一種柔情繫住了，我再能寫出什麼呢？呵，我的雲姊呀！

後天我不滿二點鐘的時候就到了碼頭，她也慢慢的乘着車子帶了幾件行李來了，我幫她拿行李運到船上，我就走到甲板上去和她握別。

“好了，惠弟，你下去吧，船要開了。”她勸我下去，那時輪船速速的在作着吼聲。

我遐斯的理地呆立着，一種悵惘的感覺使我生出無窮的悲哀來。

我忍不住滴下了幾滴眼淚，她也泫然淚下。

輪船已鳴了最後一次的聲音了，我只得緊握

了一握她的手，恨然的上了岸。

我望着輪船慢慢的起錨了，動了，她立在船上尙同我招着手，揚着手帕，慢慢的，慢慢的，我只能看見她的背影了，終于一隻船迷漫在煙霧般的黃浦江中了。

我對着黃浦江伫立了許多時候，我的人兒終于隨了江水一同流去了。

呵，傷心的別離啊，奈人尋味的幽夢又破滅了。

那時我想着她因為了沒有辦法到海外去，將來不是我隨了她一同去，就是她回來，前途是仍舊充滿着幸福之光的呵！

自從她走後，我的生活驟失重心，感覺了無可奈何的空虛，幾天中我輾轉生活于痛苦之中，我幾次起了厭世的念頭。有時晚上不能睡覺的時候，我也曾起來爲她做了幾首詩，但是總也消不

去我心中的苦悶。呵，女性的力量，竟是整個的執着我的生命的呀！

朋友也說我幾天來消瘦了，我沈浸在哀感中，我不能救拔起自己來呀！

我幾日來簡直東西也不想吃，睡覺也不想，只幻想着她的情影，她的芳容。

十天後，我接到她從香港的來信，信中敘述她行旅中的苦況和她現時一種慘淡的心情。最後她說，在香港暫住半月，俟有使人來一同到南美去！

後來，停了十天，我又接到她第二封的來信，呵，這封信無異是一隻針在刺着我的心窩，我真不料她有這樣的很毒的心思呵！

信中很簡單的幾句，說從即日起，同我斷絕關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差一些要昏厥了過去。自後才想到，

她以前原來有一個愛人，現在一定碰到了她以前的愛人，所以對我出此很毒的手段的！

唉唉，我更有什麼話呢？我的苦痛更向誰訴說去呢？

我幾次想自殺，但是一想到自己不應當這樣的懦怯，應當留着為社會努力的時候，就拿這種思想打消了。

經過了不知有多少次的理智和感情衝突的結果，我總于跳起來了，我從若海裏救起自己來了，我決定將她所繫住我生命的一根柔絲一刀斬斷，重上我奮鬥的道路！

，我從此便同她永別了，呵，我的可愛的女神啊！

If thou regret'st thy youth, why live;

The land of honorable death

Is here: --- up to the field, and give

Away thy breath!

Seek out—— less sought thou found——

A dier'sgrave for thee the best;

Then look around, and choose thy ground,

And take thy rest.

我讀完了這首詩，只覺得遍身發熱，我好像從束縛中解放出來了，我看見前面的日光在照臨着我，我要奔向前去喇！

一九二九、二、一日于上海。

動亂中的浪花

—

是一個靜寂的夜晚。

操場上是死一般的沈默。晶瑩的月光和着幾點疏星照在這個大地上，越顯出初冬天氣的種一

寂寞的情調。志行一個人在這操場上踱着走着，他默想日間的那會事情，真是使他左右爲難，不知如何是好。像是一塊沈重的石頭，壓住他的心頭，使他的氣都透不轉的樣子。這會可真使他走到歧路上來了！

“如果順從了學校的意志吧，對於良心上却不能過去，而自己的責任也似乎太使放棄了；然而如果順了自己思想上的意志，那麼數年來的假面具一定是完全要抓破了，或許對於畢業和畢業後的生活問題將要發生動搖，這又是不能行的。”

這正是完全使他落在煩悶的深淵裏了！

“不，我難道做一個奴隸式的青年，不行，這是絕對地不行。我再不能屈伏于學校當局的环境底下，我再不能做他們底忠實的臣僕和走狗，他們完全是一些戕賊青年身心的惡魔，他們預備

拿我們送到墳墓去。不能，我是再不能受他們的欺騙。以前，我的人格是簡直太低落了，我完全做了他們愚弄的玩具，這似乎是一幕太滑稽的把戲。以前，我自己覺得實在太可笑了！他們稱我好學生，我難道就是好學生嗎？他們心目中的好學生是麻木的沒有感情的而又肯盲目的服從他們的一個人。我難道能做這樣的一個人嗎？這是沒有靈魂的人，不啻宣告了自己精神的自殺。這實在是太痛苦了，況且我決不能做這樣的人。’’

這許多許多的思潮在他心中盤旋着，動搖着。最後，他是像很勇敢似的，不再和學校妥協；決定和同學們組織學生會去，來革這麼的一個腐敗學校的命。

但是，唉，他自己沒有想到今天的意志會如此地不堅強，會如此地膽怯，會如此地沒有決斷

。

他一想到要同學校反抗時，隨即，一幅校長和訓育主任的面孔，展開在他的腦中了！

“志行，你歷來是一個好學生，校長和教員都特別的看得起你。校董還問過校長，說你們班裏是誰的操行和學業最好，校長便舉了你做代表，你須知道校董這一句話是很有意思的，他已經想預備下一個好的位置，給你們班裏成績最好的學生來擔任了。志行，我看你是的確很有希望，同時你須得特別的勉力，方不負校董和校長的好意。”這是一星期前校中的一位訓育主任對他說過的話。這位訓育主任約摸已有四十多歲了！衰頹的面容上，表示出他是已久歷風霜，久經世故的人了！他往常對學生談話，總是帶着一種迷惑和惘赫的口氣。

“哼！現在的學生真使我灰心極了！書是不讀了！研究功課也沒有什麼心思了！却天天在鬧

着什麼運動，什麼開會。辦教育到這樣的地步真使我的心冷了一大半。我和你們說：除非是不在我校裏，如果在我校裏的說話，便不准干預外事，要努力讀書，不然，查出後隨即開除。什麼運動什麼運動都一概不准，學生會也沒有組織的必要，如果真要組織的說話，那麼非由教員來處理不可！一切，須服從教員的意旨和聽他們的指導和監督。”

這是校長在朝會時和學生們說的訓話，他現在想起來尚有些戰慄不止，

他這樣癡癡的呆想不止，不覺已到了夜深的時分。天上的星隱滅得看不見了。這樣深沉的夜裏，和他滿懷的沈重的心事，給西風一吹，面上和身上便灼熱起來。他覺得很口渴，焦躁得利害。在操場上連走了二三個圈子，心裏愈覺得不安了！像有什麼東西塞在喉頭想吐出來的樣子。同

時，他的靈魂像漂漂蕩蕩完全沒有主宰一般。

他真有些憤恨了！爲了這麼的一件事情，便弄得自己的心這樣的不安定。但他自己也不明白，不知到底是什麼緣故。

他聽見禮堂上的鐘敲過了十二下，便偷偷地跑到自己的寢室裏來，四面又常心的望了一望，恐怕舍監要不要在這個時候來查夜。

跑到自己的牀前來時，見同學們多呼呼地入睡了！祇有窗外的明月，却仍舊像水晶一般地皎潔。透進來的月色，照着這許多沈睡的青年。

這一晚他在牀上是轉輾反側地思索，不能入睡。

二

醒來時，已經是日光滿窗了！他也不知道昨天是什麼時候入睡的。他就隨即起身，還好，一看自己的鬧鐘正指着六時三刻，有許多同學尚未

起身。走到盥漱室的時候，許多人多注視了他，他很惶恐，像自己的秘密已經給人道破了一般，其實是何常呢？不過因為他昨天少眠的緣故，眼皮上有了一些紅的痕跡，所以同學們就注意起來了！

“老張，你的眼皮爲什麼這樣的紅潤，大約昨天夜裏是流了不少眼淚吧？哈哈。”

“噯，果真哪，我正是看老張這幾天的面色不對，像有滿腔心事似的鬱鬱不歡。老張，你是不是失戀？”

“不，不，休要開頑笑，我沒有戀人，那裏會失戀，不過我這幾天的身體是不大好，諸位別誤會。”志行紅着臉向他們在解釋。

“那裏，那裏話，你不要騙人家，身體不好與眼睛有什麼關係，這顯然是昨晚流淚的證據，

“哈哈，老張一向是很忠實的，這會可欺騙人了。”

志行給他們吵不過，便獨自的走開了。

他早餐也沒有吃，走到白絨室裏，約略拿今天的功課翻了一翻，便逕自到課堂裏去了。

第一課是法文，使他心上很討厭，況且昨天教的今天還須背誦，而那個外國先生又很利害，背不出時須“Out the door”，但是他昨天的法文又沒溫理，所以，他決定第一課不上了！

又在宿舍裏睡了一會覺，醒來時，第二課已在上了！管牠吧，第二課一併不上了！

他自己也不明白，這幾天來的生活是如此地浪漫，對於功課也很隨意似的。這差不多是他的變態的生活，以前是從沒有過生的活。自從這件事情侵入他的心中以後，他就像整天的生活失了重心一樣，這固然更有其他的成分在內，然而

他的浪漫行爲和憂鬱的確是被這件事情所引起來的。他現在是很苦悶，處處覺着現實的矛盾和靈魂的不安。就像這件事情吧，如果順從了教師又不妥，順從了自己的意志又不妥，這顯然是表示出二者間的矛盾行爲了！他在這種矛盾中過活，所以苦悶是越加深沉了！

一天很快地又過去了！今天他祇上了二課。這差不多還是第一回，對於功課這樣的不注重。

放學後，他便跑到宿舍裏來，在箱裏翻出了一本戀愛小說，想解解自己的愁悶。正在看到鬧着三角戀愛的慘劇的時候，他的同學仲康跑進來了，手裏還拿了一包什麼東西。

仲康是校中的有名的激烈份子，校長注目他已很長久了！但是因爲一時沒有正當的理由和切實的證據，所以不能開除他，但是校中的無論什麼人對他已經注目了，這却是事實。

“志行，你好心思哪！有這樣的清閒工夫在讀戀愛小說。你不知道北伐軍已下了S鎮嗎？”

仲康一面笑着，一面在看他手中執着的小說。

“‘嗶，北伐軍已打下了S鎮了！多快！真快極了！志行隨即放下自己的書，很吃驚似的問着仲康，他的心靈上顯然又已受了一個新的波浪。

“什麼不是呢，我得了最早的軍事報告，今天我們的通信已經到了！”他說完隨即就拿自己執着的紙包拿出來。這原來是一捲宣傳品，上面載着政治的和軍事的消息很為詳盡。

“你好胆量，仲康，這樣的東西竟公然帶到校裏來，不要說教員了，就說學生們也有許多不贊成你的宣傳的呢。”志行一面接着他的宣傳品，一面用了一種驚疑的眼光向他說。

原來志行和仲康是最要好的朋友，這不過還是最近一月來的事。自從志行的思想變化之後，

仲康就和他成了莫逆交。當然志行思想的變化，有不少是受了仲康的影響的。但他們的這樣要好，外人却很少人知道的，所以教員的看待志行還是同以前一樣的當他是一個純粹的無抵抗的好學生。同學中雖然有幾個已知道一些，但也不很明瞭他們間的關係。他們可說完全是一種思想的結合。因了這個緣故，仲康的許多事情，差不多完全給志行公開了！志行雖然還沒進黨，但是黨中的一切，他差不多已完全明瞭了，這都是仲康告知他的。

志行看完了這張宣傳品，心中的熱潮又鼓動起來了！他想：‘我現在是需要做一個人！做一個完全自由獨立的人！我甯肯犧牲這不值錢的畢業證書，我甯肯犧牲畢業後校中介紹給我的位置；我不能貪戀這些東西連我做人的資格都放棄了！不能！我現在是需要做一個人！況且北伐軍來

了，我還愁沒有位置嗎？我還愁沒有工作可做嗎？本來他這層思慮是早已成熟了，祇不過沒有勇氣去幹，今天看見了這張宣傳品，他的熱血又高漲起來了！

“幹！幹！幹！怕什麼！”

“志行！你在想什麼？難道到了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偉大的時代你還猶豫不成！志行！你須知道，現在革命的浪潮已到了沸點了！差不多全國一致的都需要革命，因為都深切地感覺到革命的需要！現在決沒有徘徊歧途的人。你是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仲康用了一種極懇懇的態度向着志行說。

“是的，我當然感覺到革命的需要。不過我……”

“不過什麼？你難道懦怯嗎？這是小資產階級最不好的惡劣根性，我們革命青年是不應

的。我們要培養一種革命的情緒，那麼我們才有革命的行動起來。志行，雖然你自己的地位還好，你也該為一般的勞動民衆着想一下，他們一天到晚似牛馬般的工作，得到的是些什麼？微幸平時不生病，那麼還可勉強免了飢餓，如果一天停止工作，就一天沒有飯吃。富人是人，他們也是人，同是一般血肉的人，但是物質上的享受為何相差如此之遠？這不應該革命嗎？什麼美麗的世界，什麼錦繡的江山，這對於窮人們是完全沒有什麼關係；富人們有的是黃金，有的是美人，一切，一切好的東西已變了富人的專利品，這不應該革命嗎？但是，我們亦何常不需要革命呢？帝國主義，軍閥……民族不能獨立，政治握在特殊階級的手裏，這雖然與窮人們也有關係的，但是窮人們自己的生活尚且不能顧全，他們已無暇顧到這些，所以，這與我們是是最有關係的了！就

說我們自己的本身吧，這樣頑固的學校，校中都是一些十八世紀的教員，他們，他們曾為我們的利益着想過嗎？他們祇要保好自己的飯碗，維持自己的地位。這簡直是一個戕賊青年的陷阱。我們難道不應該起來革命嗎？’仲康說到這裏，全身的筋肉都緊張起來，鮮紅的嘴唇差不多要噴出血來了！他和志行說了雖然已經不止一次，但今天的宣傳似乎特別來得用力。

最後，志行答應仲康一同組織學生會，致於加入他們的黨，志行一時還不能答應。然而對於仲康已經是意外的欣喜了。

三

現在志行算是校中的嶄新的人物了，況且在學生會中又是占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本來學生會的主席是仲康擔任的，但因為避免學校當局的分外的注目起來，所以這個主席就讓了志行。

志行自從做了學生會的主席後，起初學校的當局並不反對，並且還加以擁護，這完全是要想利用他，想拿他做教員們的工具；但是，現在的志行却並不像以前的他們心目中的好學生了！現在志行的頭腦，非常清醒，況且背後有仲康，他現在差不多完全不肯服從當局的命令了！所以，現在校中是分外的厭惡志行。校長爲了這件事情，曾幾次的招他到校長室裏去談話，向他開導，而志行呢，當校長向他談話的當兒，心裏也曾搖動過幾次，但是經不起仲康多方的鼓勵，和自己理智的判別，況且自己的思想也確實改變了許多，不能同從前比較了；所以，到後來無論校長和教員的說話怎樣，對他已經不發生什麼效驗了！

現在，志行也像仲康一般的做了校中的眼中釘了！

致於一些同學呢？如果細細的分析起來，那

麼可以分做三派：第一派是和仲康志行一路的，頭腦比較的清**楚**，然而這是絕對的少數；第二派反對的，不贊成仲康和志行的行為的，他們不需麼學生會，他們不需要自己做一個自由獨立的人，不，不是他們不需要，實在是他們沒有明白到這點，他們祇知一天到晚的讀死書，社會運動和學生自治，他們當他是一件危險的東西“書中自有黃金屋”對於他們是千古明訓，這派的人，也是占校中的少數。第三派呢？這是占校中的最多數，他們是完全盲動的，自己全沒一些主見的人，差不多要占全體同學的十分之八，他們有時也為被感情所衝動，和仲康等合作，然而他們受了學校當局的甘言密語的欺騙，就會隨即反過去，或許做阻礙學生會的工作，總之，他們是完全被動的，盲目的，沒有什麼主見的羣衆。

所以仲康和志行也就特別的注意這一派的人

，因為他們是盲目的，很容易被激動，所以他們拿了全力來宣傳和鼓動這班人，使他們不致於反對，那麼，事情就很容易成功了！

學生會在這三星期內是完全平安地渡過，這因為最大多數的同學沒有起來反對，教職員和反對派的同學也就難以爲力了！但是，學生會能這樣的風平浪靜，更有一個最大的緣由，就是他們對外沒有什麼表示和動作，所以要想破壞的也就無從破壞了！

但是學生會在這二週內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做什麼工作，他們完全注重於內部的組織和對外的鼓吹；所以現在的他們的學生會，可說是很健全的了，同時，許多沒有主見的同学，也大多傾向了他們這一邊，這在教師們是不知道的，然而，在負着學生會責任的人，這是多麼的一服興奮劑呀！

這時中國的革命運動已像浪潮般的滾來，洶湧澎湃，光輝燦爛，使沉在黑暗深底的中國人，受了一個重大的刺激，發現自己的前途有光明在引導着，大家多盼望這光明早早照在自己的頭上。許許多年的青年，不，凡是受着壓迫的人，多給這個偉大的浪潮震盪得自己的心弦快要爆烈了，所以，在這個時候，有許多青年就親身加入了這個鬥爭的團體，做着實際的工作。

這個學校當然也受着這個浪潮的震盪的，因為政治的加速的發展，無異給了學生會一種新生的活力；當時學校的當局也爲了想預先投機起見，對於學生會已不十分露骨的壓迫，所以，他們的做事也覺得便利了不少。

志行在學生會裏辦了幾週事情，很感到一種特殊的興趣。況且，他在學生會裏反占着一個最重要的位置，所以一天到晚簡直忙得不可開交，以

前的心中的種種煩悶，現在差不多已一概忘懷了！他現在祇知道工作，一天到晚地工作，精神上就感着十分地愉快，十分地興奮。他覺得這的確是一條光明的路，前面有明燈在照耀着他，使他感到生之意義。

一天的晚上，校中晚飯已經吃過了！因為這幾天外面的風聲很緊，聽說革命軍已經攻下了D埠，所以本地的官長爲了鞏固後方的防務起見，就定了一個戒嚴的辦法！城門的啓閉特別嚴厲，凡旅館等處都定了一個很嚴厲的檢查法。因為本地以前已經經過了一次的兵災，所以現在的居民已是“驚弓之鳥”有錢的大人先生們就早已搬到S埠去住下了，如果住在鄉下的稍爲殷實的住家，也都絡繹的搬到城裏來住。這個校裏是在太湖之濱，如果敗兵下來的時候，正是一個必由之路，那麼，這樣一來，校中的同學都驚慌起來了！所

以就在這天晚上，由學生會的名義，召集了一個全體大會來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波浪就來了！教職員們因為避免意外起見，竟不准學生會召集全體大會，或許，他們恐怕學生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吧？！

然而學生會的佈告已經貼出了，同學們都絡繹的向禮堂走去，到了人數差不多齊集的時候，便自行的開會了。

“志行，今天的會是不准開，這是校長的意旨”。訓育主任的面孔特別難看，用了一種鄭重的口氣向志行說。

“王先生，這是學生會的議決案，而這個議決案又是根據大多數的同學需要而開的。”志行從沒有對教員這樣的抗議過，但是今天，似乎也不得不如此做了，一來是他的確負了學生會的重大的責任，他如何能違反學生會的議決案呢？所

以，他似乎也不得不這樣做了！況且，他今天的確有許多的勇氣蘊蓄在他底內心，想立時拚湧出來的樣子。

和訓育主任辯到差不多衝突的情形，這個會終竟開成了！當然，主席仍舊是志行。第一個議案，就是討論關於學校的安全問題。

有許多同學提議提早放寒假，有人主張寒假之前的政治是決不會有什麼變化的，所以學校可以不必提早放寒假，到寒假開學時再說。

表決的結果，暫時仍舊照常開學，如果政治一有變動時，請求校長遷移校舍到安全的地方去。

第二個討論的問題就是關於學生參加政治運動案，這是仲康提出的。但是，不幸，這個問題竟被多數的同學否決。這是因為這個問題太危險了，在這許多同學們的腦中，還沒聽見過這樣的

一個新的名詞，況且地方上又戒嚴，捕捉黨人很利害，一不留心，就被人指爲什麼嫌疑，而且這個問題又是仲康所提出的，所以不幸給大家否決了！

現在，志行和仲康又像受了一個重大的刺激，這因爲他們召集全體會的主要目的沒有達到。

四

轉瞬已經是寒假了！

在一條狹長的街上，仲康和志行一前一後的行着。這時大約不過早上的八點鐘光景，一陣陣的晨風吹來令人很有些戰慄。

“還不到嗎？”志行在後面有些不耐煩了！因爲他今天起來早餐還沒吃，隨了仲康走了已經有一個鐘頭了！

“快了。”仲康在後面無聊地答着。

原來在一星期之前，正當放寒假的時候，志

行由仲康的介紹已經加入了他們的團體了！這在仲康是一個意外的欣喜，在志行，也是費了不少的時光躊躇着的多時不能解決的問題總算解決了！志行自己很奇怪自己會有這樣的勇氣。

“好，到了”！仲康噓了一口氣，回過頭去招呼着志行。

是一座很破壞的樓房，志行隨着仲康走上了樓梯，看見是人家的一間後樓。大約已經多年沒有修理的緣故，所以這個房子差不多已經成了一個傾斜的姿勢了。室內的陳設很簡單：靠左邊放了一張小牀，牀上的被頭亂疊着，朝南窗面前放了一張已經破舊的寫字檯，檯上亂置着字紙和茶杯之類。其餘什麼面架，長櫈，汽鑪等完全沒有次序的放在這間屋裏。

志行進去的時候，已經有幾個人先在那裏了。他也沒有心思多看他們，但大多數可以看出來

是一些工人模樣裝束的人。

仲康給志行一一的介紹：

“這是大麟同志，這是興祥同志，這是……”

志行一時也記不了許多，但祇記得坐在牀上的一位學生模樣的青年叫吳日新，他是負着北區的責任的一個同志；靠西坐的着一個工人模樣裝束的人叫張查卿，他是負全埠職工運動責任的人。

○

今天的會是沒有什麼大的討論，祇不過分記了一些工作。仲康和志行分配到西區負責。

志行現在像又進了一個新的境地了！他回想以前自己的生活，覺得完全不是自己所要求的生活，簡直可以說是非人的生活，所以，過去的生活對他是完全沒有留戀，況且他也不情願留戀已經過去的骸骨。以後呢？哈，以後才是現在的最有力的引誘，才是他將來的生活，他如果沒有將來

的希望，那麼他現在是再不敢做什麼危險的事情了！但是，當仲康和他介紹時，派來了一個人和他談話，他也有些震懾和恐懼，心理上起了一個矛盾的感想：如果進了這個團體，那麼未來的光明的生活就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實現出來，同時自己的內生活有了一個精神寄托的地方，暫時可以忘懷一切的煩悶，但是，自己的生命的危險真是不可預期；如果不進這個團體，對於自己的生命當然可以安穩地保全，但自己簡直變了一具無形的活屍，全沒一些生的意義，況且，這不可遏抑的苦悶又縛住了他的身心，他時時刻刻感覺着內生活的空虛，自己的靈魂像浩茫的大海中的失去了舵的孤舟一樣，所以，志行經過了幾次躊躇之後，他就毅然的要求仲康介紹，加入他們的團體，暫時，他想拿來做一個精神寄托的地方；因為，他在學生會裏已感到了興趣，暫時簡直可以

忘去自己的煩悶，他如果加入了這個政治的團體，那麼煩悶或許可以消除了。

所以，如果說志行加入這個團體，是爲了革命，無甯說他是爲消除自己的煩悶，雖然他也感覺到革命的需要，但這次他加入的動機，却是想消除自己的煩悶，追求一些新的生活。

他今天第一次出席會議，精神滿含着愉快的成分，他真是一個夢的追逐者，凡可給他刺激的事情，他便發狂也似地興奮和熱烈；今天的這個集會，真是異樣地危險；因爲集會的區域，正當是一個戒嚴區域，軍警和暗探是佈滿了這個全城，但是他却覺着很有趣，在這樣的緊張的空氣中，他却感到了自己的真實生命的存在。況且，在開會時的這幾位同志在他們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們各人的勇敢和活潑，又是使他得到第二種的滿意。這許多人是怎樣坦白和誠懇，他以前舉人

類統統厭惡的心念，現在是改變了！

總之，他現在是完全沉浸在濃郁的快樂禁園裏。

五

暴風雨的日子到了！全城的民衆像瘋狂一般地熱望着革命軍的到來，差不多沒有一個是不知道的了！小小的一個城池，佈滿了熱烈的氣分，各人面上都顯出一種期待的燥急的神情，預示出一個暴風雨將要到來的時候。

志行和仲康的工作更加忙碌了。雖然連日破獲了不少革命黨的機關，但是誰也澆不息民衆們內心燃燒着的火焰，每個革命黨人受刑拷的血，差不多就是增加了志行心中的一堆爐火，他益發感到統治者的殘暴無道，革命的信心益發堅固起來。

冬天的薄暮時分，時鐘雖然剛剛打過五下，宇宙中已是一片沉黑，在這沉黑中惴惴往來的人

影，都似挾着一種巨大的恐怖似的，面上都現着不安的神色，志行這時正從一個秘密的會議上退出來，他的全身像發燒的身體，給冬風一吹，感到一陣寒冷。他這時候的心情，被追求和恐怕交織成了一種矛盾的感覺，他預感到些些落伍者的悲哀。

這次開會的結果到底是怎樣呢？因為革命軍離開這個縣城只有一百里光景了！民衆的革命情緒緊張已極，差不多有一觸即發的形勢。會議上對於這個問題討論得很久，大家以為客觀的條件已經成熟，估計自己主觀的力量也已經到了可以發動的地步；那麼民衆們就不應該不靠自己的力量，只去盼望革命軍的到來，應當自己起來動手，拿這個縣城從反動派的手裏奪下來，一方面可以叫反動派和革命軍看看民衆的力量，將來如果革命軍也不革命了，那麼民衆們也不怕他了！所

以決定在明天的夜晚，民衆們一起發動，總罷工，罷課，罷業，……立時造成一個可怕的局面，從反動派的手中，奪取政權下來。這個發動的信號，就是看各城門的炸彈爆發的時候。這樣決定之後，就分配工作，而志行就被派到西城去擲炸彈。工作是已經派定了！志行當時自從得到了這個使命之後，心中着實躊躇了一番，他明知自己沒有這樣的勇氣，但在會議上他不能表示自己懦怯的弱點，所以，最後竟拿這個工作應諾下來了，他在回去的路上，一幕幕的未來的可怕的悲劇，在他的腦中展開來。他想這個工作是非常危險。重要的是西城的工人們要俟志行的炸彈爆發之後，方才開始行動起來，如果他的炸彈不放，那麼西城的民衆也就不動，那豈非是誤了大事麼？危險的是，在這樣軍警森嚴的小城裏，一個人獨自挾着炸彈在深夜中走路，不幸而被擒的話，那

性命是一定不保的，那麼，豈不是炸彈倒還沒放成，性命反先丟去了！自己不親眼看看這革命的成功，性命却已送掉了，這實在有些不甘心的。志行想到這裏，一陣冷氣流轉到週身，不覺悚然，冷汗在他的背上流了下來。

幻影繼續不斷的在他腦中盤旋着，他的活潑的心像給一塊沈重的鉛石悶住了，窒息得透不轉氣來。

他對於革命，本來是抱了一種消遣的心情的，最初他加入到革命的隊伍裏去，也無非是想解決他自己的煩悶，後來革命的高潮竟像洪水一般地汎濫起來，他也不自覺地竟拿自己整個的心捲了進去，但是當今天這樣的危急時分，他也竟有些害怕起來，想逃避了！

時間是不等人的，一天竟很快的過去了。他完全給一種苦悶的心情支配住了。這可怕的晚間

，也竟接着就到來了。

夜幕漸漸的深下來，他無可奈何地挾着一個炸彈跑出寓所，這時街上的冷風，像冰一般的襲來，他連打了幾個寒噤，勇氣不覺下降到零度以下。

城中的戒嚴益發嚴緊了！四面軍警森立，志行身上挾了一個炸彈，益發嚇得心虛胆怯，這時如果有地下可以藏下去時，他正想隨即就藏匿了。

他懷了恐怕的心情走西城，矛盾的心理益發交戰得利害。“到底動呢，不動呢？”到了這樣千鈞一髮的時候，他竟致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起來了！他覺得自己的身體好像漸漸的在縮小下去，他的一絲勇氣益發冰冷下去了！

時間益發的迫近了。他摸着袋中的一個炸彈，心上只是顫抖，他竟不敢拿出來嚐試一下，好

像自己的隱事被人揭穿了一樣的難過。

突然，一個巨大的響聲像山崩地裂的響起來，接着是民衆的鼓噪聲隨之而起，他知道各城已在發動了，他也很想拿自己袋中的炸彈一擲，那麼他的使命豈不就可完了，但是他竟沒有這種勇氣，他竟毫不遲疑地拿一個炸彈在地上一放，自己拔腳就跑。

這時城內的駐軍已經知道民衆生變，急急地調來了大批人馬，令民衆包圍起來，如有妄動者格殺勿論。志行在急急地回去的路上，軍警森嚴，幸而他身上沒有帶什麼危險的東西，能夠安全地讓他通過。

城中的鎗聲，哭鬧聲，呼號聲……鬧成一片，志行像做了一件極虧心的事，倒在牀上靜聽着這些聲音。

這時候，東南北三城，已經是紅光照天，城

中間成一片；那種巨大的響聲真是震動到天地。志行自己在細細的想，假如放下這個工作，那無疑是做了一個墮落的革命黨人，非特自己的使命完全沒有達到，而且如何能對得過許多同伴；自己雖然對於革命常常表示動搖，但對於工作却沒有不負責任。他想到這裏，就馬上飛奔回去，在原地拾了炸彈，馬上向城中一放，自己像已經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就命，拔腳再向城中跑去，突然，西城中一片火光，應和着，嘈雜聲，喊叫聲，鎗聲，他知道民衆是在發動了，心上興奮得熱血沸騰起來了，他朝着火光中飛奔前去，口中喊着：“追求光明的前途啊！”……

一個瘋狂的人

是初夏的季節了，空中散佈着悶熱的氣分
太陽曬在人的身體上，也覺着十分煩燥了。及們
漂流在外的人益發可以領略到初夏的情調。

長日在外面奔跑的我，這時身心也實在感得十分疲乏了，尤其一天到晚被埋在這塵飛滿天的都市中，在這種天氣真想立刻找一個地方養養才好；可巧家庭中寫信來叫我回去，這好像是給我一種意外的喜悅，我便立刻辭別了這窒息的都市，帶着一件輕便的行李回到我的質樸的鄉村去了。

幾年沒有回去的我，終日在我腦際迴旋着的具有牧歌情調的質樸的鄉村該是如何地可愛呵！我的故鄉是在一個鄉村中，有青青的草，淺綠的山，濺濺的流水，雞犬不相聞的農夫……這一切，這一切都是我腦際盤旋着的，是我幾年來想親近的理想中的故鄉呵！

呵！豈知是完全變了，變了，我的故鄉已不復像我理想中的美妙了，一切希望都成了空虛的憧憬了！原來從我離開故鄉後，這小小的鄉村就經了幾度的變化，又來了二次大兵的光顧，一個

富有牧歌情調的故鄉完全變成荒涼寂寞的寒村了。
○

雖然仍舊是青青的草，雖然仍舊是濺濺的流水，但鄉村中的情味是完全變了！以前這週遭是彌滿着一種融和的空氣的，農人們大多是快樂地耕着田，沒有什麼過分的愁苦的表情；現在呢，整個的村上好像是充滿一種不調和的怨憤的空氣了，也很少看見農人們在快樂地耕着田了。大部分的農民是因為飢寒所迫都到工廠裏去做機械的奴隸了！有的一家本來是很和樂的家庭現在變成七零八落了！男人在田裏耕田，妻子和女兒一同到工廠裏去，骨肉的團聚不知何時再能實現呢？況且，鄉村中經了幾次大兵的光臨，稻禾也完全給丘八們踐踏壞了，今年真是頂大的荒年，“家無隔宿之糧”真是比比皆是呢！

呵！鄉村中是不堪問聞啊！真是不堪問聞呵！

！我的理想的憧憬早給現實的潮流所衝散了，現在展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目不忍視的淒慘的畫圖
駭！

幾天的休養，我的精神也漸漸的恢復了！這天，我從家裏跑出來想到附近的田陌中去散散步，以舒散舒散自己的胸襟；當我一走出門的時候，我就遠遠看見有一簇人聚在那裏，我想這是怎麼的呵！莫不是有了打架和相罵的事情發生了麼？

我爲好奇心所動，我就走了前去想去看個究竟了。

呵，真是使我怎樣地驚慌呵！原來這許多人是圍着一個赤條條一絲不掛的青年呢！

“王金又瘋了！”一個老者在人叢中慨嘆似的說着。

“瘋子，瘋子，打瘋子呵！”一羣小孩子和

在衆人中叫喊着。

這個青年被圍在人叢中，他身上雖然一絲不掛，但是我看他的表情好像是完全不覺恥辱，他的眼睛像火炬般的放射出二條凶光來，身體的肌肉也很結實，他的表情猛勇而且凶暴，好像要隨處找人吞食一般。

——這是怎麼的呢，這是怎麼的呢？

我爲好奇心所動了，因爲這種情形在我常住在都市的人是不大會看見的，所以我不覺很是奇怪了！

旁邊一個老者他看見我這種驚怪的神氣却和我說了：

“先生，你不知道這是一個瘋子，他的名字叫王奎，不知怎麼他忽然發了瘋了！而且這個瘋子不是我們本鄉的，他不知從那裏來的，來了已經有一星期了。他也有清醒的時候，在他清醒的

時候他就同人家講講，他自己說是叫王奎，什麼父母妻子都給人殺了，他也就發了瘋了！他這種瘋氣不發作的時候到是很好的，神思也很清楚的，可是一發作的時候就沒有辦法了，他什麼都來，有的時候大哭一場，有的時候狂笑一陣。唉，先生，這個人倒也是怪可憐的呢！”

——唔唔，真是怪可憐的。

這老者說完了這一段話，我的神經上好像突然遭受了一個刺激一般，腦膜有些震動了，我只無聊地應和了老者一聲，和他一同嘆了一口氣。

但是一方面我却覺得這個瘋子的確是有來歷的了，他並不是照普通一般瘋狂的人完全是生理上的關係，他一定遭受了極大的刺激來的，我相信他過去的歷史一定是十分悲慘的，可惜我探問不到他以往的事跡，不然，不也是對於現社會的一種考察麼？

我爲這種心念所激動着，于是我就鼓了勇氣走了上去，想去探問一個究竟。

這時這個瘋子已經坐在地上了，他的頭仰望着天，好像是在默想什麼，他時而拿身體移動着，時而又嘆着氣，忽而又拿自己的涎沫吐在自己的手心上，拿自己的手心在臉上亂抹，看他的神氣的確是十分暴躁和怨憤。我輕輕的走了上去，冷冷的拍着他的肩背：

“喂，朋友，你幹什麼啊？”

他突然受了我的一拍，心上一驚；但是他仍舊不動，却拿一雙眼睛呆看着我。

這樣的看着我約摸有一分鐘，他忽然對我哈哈的大笑起來了！

這真是弄得我莫明其妙了，我知道他的確是一個瘋子，神經是錯亂了；但是我一方仍舊爲好奇心所動，仍舊想探問一個究竟。

“喂，你究竟爲的什麼呵？”我仍舊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料出我意料之外的，他突然從地上跳了起來。

“什麼呵……你媽的！”

他大喊了一聲，他又坐下了。

於是我也再不敢去驚動他了，我仍舊在人叢中看着他以後怎樣。

停了一會，他也沒有什麼動作出來，我看他只是一聲聲的在嘆氣，忽而他放聲大哭起來了！

唉，他真的放聲大哭起來了！這聲音真是好悲慘啊！他的眼淚滾滾的從他頰上瀉下來，他益發哭得傷心了。于是我益發證明他的確是世間的一個傷心人了！

天氣漸漸晚了，各家的烟囪多已冒出煙來，是吃晚飯的時候了；但是，這個人的哭聲却還未

停止，這時看的人也漸漸的稀了，我恐怕暮色下來的時候，說不定這個場上要剩下瘋子一個人了。我因為要回家去吃晚飯，也只得離開了這個地方。

然而他的影像却鑲在我的腦裏永不磨滅了。

這樣一連過了幾天，不見瘋子的踪跡，但是我的腦子裏還是不能忘記他——不能忘記這世界上——一個傷心的人。

有一天，天氣已經晚了，我吃了晚飯同了一個鄰人在田陌間散步，夕陽映照在這碧綠的田陌間，閃耀得十分美麗。一輪血紅似的太陽已隨着地平綫慢慢的落下去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忽而看見遠遠的有一個人，在相反的方面向我們走來，在暮色蒼茫中隱約地可以看清他是穿着一件破竹布長衫，那個隣人忽然指點着和我說：

“啊，那不是王奎麼？——那瘋子。”

那個人更走近來了，我的眼睛雖然有些近視，也可以看清了，那個人果真是王奎。

但是看他今天的神氣倒並不覺得像一個瘋子呢！他的衣服也很穿得整齊的，我真不想信他是前天躺在場上赤條條的瘋子呵！

他更走近來了，一個整個的人形都看清了！

我這時又給好奇心衝激着不覺走上了一步拍着他的肩膀問他：

“你是不是王奎嗎？”

我自信這句話也來得太突兀了。

“是呵！先生，你那裏認識我呢？”他毫不懷疑的回答了我上面所問的話。

“你正是王奎呵！我前天在場上看見你的呢。你那時正……”下半句沒有說下去，但是我已經覺得有些後悔了，我不該提起前天的事以致觸動人家傷心的。

“噢，是的，先生，我的神經不大好，我是常常要發病的。”他的面上的表情顯然已經轉為陰鬱的了。

“你有什麼傷心的事情麼？你可以和我談談麼？”益發給好奇心鼓動的我直截了當的就向他要求着。

“唉，先生，我是十分願意將我過去的歷史請給人家聽聽的，假如你願意，那麼就到你府上去談談吧！”

我心上十分歡喜，這幾日來悶在心裏的積悶今天想可以得到一個結果了！我就連忙答應了，領他到了我的家裏。這時隣人因為別的事情先回去了。

我請他到我的房裏坐下，先倒了一杯茶給他喝着，于是就開始聽他講自己的悲慘的故事了。

這時月亮剛剛上升，清輝流滿了整個的房間

，所以燈也不用點，房間裏也覺得十分明亮的。

他先喝了一口茶，面上的表情覺得十分陰森而且可怕，他的身體好像十分疲乏似的側了半個身子倒在我的牀上。

‘先生，我是一個最不幸的人了，在這世界上已經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幸福，我恨我自己爲什麼不同我父親母親和我的妻一同死去，現在却空剩着這具活屍，啊啊先生，想到這裏我正想自殺呢！自殺太沒勇氣了。所以我仍想找到我的敵人打牠一個落花流水！………………，’

他這樣無頭無尾的說了一大堆，真是令我聽得莫明其妙，大約是他的感情過分的被激動了，面上突然紅暈起來，他又拿身體坐了起來，振作着精神說下去：

‘先生，我剛自昏了，說了一大套怨憤的話，請你不要怪我。唉，我，我是多麼心痛啊！’

我本來是張家寨上人，離開這裏只有三十里路，我的家裏本來也是好好的，雖然不能說有多少錢，但是也可說是小康之家。我從小就在學校讀書，我在高小畢業後，家道中落，僅存的小康也破產了，我本來是沒有資格再去上中學了，可是因為爸爸媽媽十分痛愛我的緣故，不願我在幼小的年齡就去習商，所以終于千方百計的借了些錢送我上中學去，唉，我是怎樣感激我的父母呵……！’

他說到這裏聲音又哽住了，熱淚在他面頰上滴下來，過分被傷感支配着的他，面頰已由紅而變青了！我知道他心中的悲哀是怎樣地深沈呵！

“我進了中學後，我是怎樣地用功怎樣地努力學業呵！在三個學期中我連考了三次第一，這時父母也歡喜了，所以也益發的要勉力為我籌劃學費，叫我在中學畢業。

“那時我正是十七八歲的時候，那隻中學是

在本地，是男女同學的，我那時雖然是十分致力於學業，可是每每想到女性的時候，心裏總要浮動起來。這大約是我初次的性的覺醒的時期吧？就在那個時候有一個女性，感情同我十分融洽，她的名字叫林素芬，真是一個可愛的姑娘呵！她有一雙動人的眼珠，有一個婀娜的身體，在她的身上，彷彿時時有一陣陣的紫羅蘭的青氣發散出來，真是一個頂美麗的處女呵！那時我們雖然是同學，但是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同學的關係了！呵！那時我真幸福呵！學校生活實在是頂實得回味的呢，先生！初戀的滋味是多麼值得珍貴喲！

“後來我們戀愛的程度一天高似一天，學校方面也知道了！但是爲了我們純潔的愛情起見什麼都可犧牲的！

“我們這種甜密的生活過了一年多，離開我畢業的期限只有一學期了，不料晴天一個響聲，

我的母親在這時候生病死了，唉，死了！（停頓了一刻）唉，先生！我的母親真是一個可憐的人呵！她的一生差不多沒有享受過一刻的安樂，她的一生都像牛馬般的操作着，她謹慎小心的養大我們，她謹慎小心的操勞着家計，她的整個的身體和心力都爲着我們的家庭打算，都爲着我們的兒子打算，唉，那時我是怎樣的悲傷呢！我想到我以後是一個無母之兒了，我好像無所憑依了……唉、先生，我心痛呵！……”

他又說不下去了！，他的面上轉成了一種淒悲的表情，聲音也有些發沙，熱淚在她面頰上滴下來。

我那時心裏覺得十分抱歉，我因爲要探聽他的歷史的緣故，却激成他這樣的悲哀的情緒，我真有些內愧呵！

他又喝了杯茶，喉管內啞了幾聲，然後，

又接下去說了！

‘先生，自從我的母親死了之後我的心上就變得異常的灰暗，我對於人世就抱了很消極的態度。我真要咒咀一切。怎麼好拿我的親愛的母親奪去呢？我對於人生尚存一線的希望者就是對於我的愛人，她差不多是支持我全部的精神，我沒有了她，我就真的沒有命了！更有我的年老的父親，溫和慈愛的面孔時時在我心中浮盪，我因為放不開這二個人，不然我在那時也許還要自殺了！

‘母親死了，我就完全將我的精神傾注到我愛人身上去，我們那時的熱烈的瘋狂態度，先生，你如果看見了真要好笑呢！

‘我的家庭中本來也不十分頑固，這時母親也死了，父親對於我的婚姻問題當然也很隨便的了！父親一些也沒有固執的成見，于是我的婚姻問題就很容易的解決了！

“那時的父親以為我們的婚姻還要一些形式，其實我們實際上是已經早已度着性的生活了！一方面也是我的家中沒有錢，一方面也是經我極力反對，父親竟放棄了他自己的主，意准許我和宗芬同居了！先生！你想我們那時是怎樣地快樂啊！

“但是，唉！以後的歷史我真是不忍說，不忍說啊！……”

他的話停止了，這時在窗外射進來的月光更亮了，照得滿屋子的東西都有些晃盪起來。

“王奎，你休息一會吧！不要太悲傷了！”我緩緩的勸說着他。

“先生，我的愛人是怎樣地愛我呀！我是永遠不會忘記她的。她是我的天使，她是我的聖母，她是我的一切的性靈的結晶！

“自從我們那時同居之後，我們的生活當然是很快樂的，雖然時時有經濟的壓迫，但是我的

愛人還能夠做一些女紅幫助幫助家計，我呢，我那時已經和愛人一同輟學了，因為一時找不到什麼事情，所以只得登在家裏。

‘這樣的生活過了沒有幾時，風波就來了，我們的苦難的日子也到了！先生！張家寨是一個很鄙陋的鄉間，我們這樣的毫沒有形式上的結合就度着性的生活，自然是會引起一般人的非議，他們多用另外的眼睛看我們，毒視我們，好像當我們不知是那裏來的一對怪男女；而且又時時有許多流言，這許多流言使父親聽了很難過。更有另一方面呢；我們那時家庭的經濟地位實在一天天的低落下去，而且竟支持不住了，這一方面也因為新死了母親，又費去了一筆錢的緣故，所以我就不能常常登在家裏不做事情了！因了這二個原因，我們就生了出外謀生的心。一方面是避免鄉里的許多流語誹謗，一方面是解決生活問題。

“我們細細的計劃了幾天，終于得了父親的同意，我一同和愛人到上海去了！先生！那時我們又開始新的生活了，而悲慘的命運也就接着來了！唉，那悲慘的一幕嘞！那血跡模糊的一幕我如何能忘記呢？

“我們到了上海，自然生活問題在後面緊緊的壓着我們，我們不得不極力想找出路了，但是到那裏去找呢？上海雖大，有我們容身的地方麼？而且我們倆都是中學未畢業的學生，簡直不能做什麼工作。于是我們就想到做工的一條出路。還是做工去吧！我們祇有這一條出路！勞心的工作又找不到，那麼祇能做勞力的工作了！幸而在幾天之內就由我的一個同鄉介紹我的愛人到了紗廠裏去做女工。先生，請你原諒我不能說出這個紗廠的名字來，這家紗廠就是殺我愛人的地方，我終得要去報仇，我要去報了仇才拿這家紗廠的

名字發表呢！’

王奎的氣又往上湧了，喉間擠出來一口痰。

‘可憐我的愛人——素芬，也是中學的學生呵！平常她在家裏的時候也是很嬌養的，那裏能去做工呢，而且是去做機械的奴隸呢？！但是，爲生活所迫又有什麼方法呢？所以，先生！我現在益發認清現社會是完全以經濟爲基礎的了！除了經濟，更有什麼東西可以支持人類的一切呢！

‘唉！我還記得很清楚，很清楚呵！前年，就是前年的春天，我的愛人開始去做機械的奴隸，她每天早上天還沒有亮就要去上工，到晚上天墨黑了才能回來，一天照廠裏的規矩是要做十二小時的工作，可是除了來回的時間和別種耽擱之外，一天總得要十三四小時呢！我們那時住的地方是一間狹小的工房，四週圍充滿着污穢的氣息，天夫在囚牢中生活着，更不要講什麼愛情了，生存

的意義也完全消失盡淨了！唉！經濟的力量真大啊！愛情受了經濟支配的時候，愛情也祇好屈服了！

“我呢！我自己的生活的竟差不多仍舊沒有辦法，我天天跑到朋友家去去吃幾頓飯，幫他抄寫一些什麼。晚上妻回來了，她已經帶了一身的疲乏和勞頓，精神是頹唐不堪了，我們更可以尋什麼快活呢？！先生！在理想中以為我們度着愛的生活總可以十分滿意而快活的了！豈知事實是大大的不然呢！愛給經濟的威力出賣了！！

“我的妻自從進了工廠後，精神是一天天不好，身體也一天天虛弱了，面上桃紅色的紅暈再也不會看見了，變得異常蒼白而可怕！你想！一個人在機器間裏做着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身體那得不消瘦呢？唉，我的愛人的汗血是給機器吸乾了！

“這樣還不算，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好

像天生來就不是人，給資本家當奴隸和他掙了許多錢，有時還要做他們的玩弄的工具，工人簡直不是人喲，唉，先生！女工更不是人了。平常工頭的嚴厲的壓迫，打罵扣工錢這是最平常的事情了！記得有一次我的妻是去做夜班的，她的身體本來就不大好，何況又是夜班，所以做了幾點鐘不覺打起瞌睡來了，可巧給工頭看見了，走上來就對她當頭一擊，我的妻被驚醒了，頭上却隆起了一塊。你想：先生！資本家的走狗的手段是怎麼酷辣喲！

‘我的妻常常受着工頭的虐待壓迫，可是為經濟的關係，暫時是只能忍着恥辱含着苦淚啊！

‘唉！先生！豈知工有頭心比毒狠還毒呢！心頭人是有的工沒的，他一方面做資本家的走狗，壓迫工人；一方面還要去勾引有姿色的女工償足他的獸慾，唉，女！真不是人喲！工頭如果高興

的時候，他就要來勾引你，隨他怎樣的獸行；工頭不高興的時候就要拿你隨意的打罵，甚至開除掉你。……我的妻可憐也是隨着同一的命運的呵！本來廠裏有一個工頭，真是一個十足的走狗，是一個頂混蛋的壞東西，是我的仇人，他看見了我妻子後，就一直存着不好的念頭，每每想法來勾引我的妻，起先想用一些甜密的手段，騙我妻子說加工錢，還騙我妻子許多經濟上的優越的條件，你想素芬不是一個笨拙的女子啊，當然給她拒絕了，那個工頭看見自己的計策不行，于是就改變別的方針了！她採取了強硬的手段。記得有一次，在日班放工的時候，那個工人拖着我的妻一定要到他家裏去，想實行他的強迫的姦污，可是素芬是抵死不肯，大哭大鬧，大喊警察，於是這個工頭才悻悻地鬆了手，臨走時還對我妻毒視了幾眼。從那時起工頭和我妻就結了不解之冤

了！他時時想找了事情出氣，益發拿我妻不當人看待了！每次發工錢的時候，素芬差不多總要給他扣去不少！唉，萬惡的工頭，該死的資本家的走狗！……………」

王李說到這裏，因被過分的感情所激動，氣又往上升了，我又倒了一杯茶給他。這時月華已經慢慢的隱退在雲端裏去了，小房間中一片沉黑。

接着，他又繼續着說下去：

“唉！以下就是悲劇開幕了！先生！我實在不願再將這個傷心的故事複述一遍呢！我妻，唉，我妻嘍！”

我勸他不要太過于悲傷，我拿了我的毛巾，爲他拭着眼淚。

那一次！唉，工頭既然勾引不上我的妻，他就下最惡毒最毒辣的手段了！那一次，我妻正在

細紗開裏，大約是接錯了三根紗頭吧；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又給那走狗——工頭看見了，他冷不防的就對我妻的肚上猛力的一腳，先生！你想：一個弱女子怎樣禁得起工頭的一腳呵？！當時她就昏厥在地下了！工頭却還要說她是裝死，用小車推她到家裏，我一看到她面色也全變了，好像白紙一樣的難看，真是使我怎樣地驚駭啊！原來我妻是已經有了三個月的身孕了，那時經了工頭的猛力的一腳，腹中疼痛得難當，可憐又沒有錢去住醫院，只去請了附近的一個醫生來看看，據他說或許是不要緊的，至多是小產完事了！豈知豈知……要同我永別呢？”

一滴滴的熱淚在他面頰上滴下來，我知道他是過分的感傷了，連忙勸他在我牀上躺了一躺。

室中靜默了幾分鐘，一種悲憤的空氣在中間流動着。我耐不過這沈默，終于先開口了：

“後來怎樣呢？”

“唉！後來，後來隔了不多幾天就產出來一個小孩，是一個血塊，只有三個月呢，當然尚未成功人形，我妻就在產生小孩的第三天冒血死了。死了，從此我們就永決了！”

我聽到這裏，我的心上也是一陣難過，不覺熱淚也就隨着他而流出來了！我彷彿也看見一個血跡模糊的少女展開在我面前，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給我們的報酬啊！我也真想哭，但是我沒有發出聲音來。

“我的唯一的愛人——死了！我再住在上海幹什麼呢？於是我就準備着回到家鄉去了！我想仍舊找我的父親去。

“唉唉，豈知我的父親也是被清鄉隊捉去了？聽了幾個鄰人告訴我，據說城裏的駐軍借了清鄉的名義到鄉間來捉人，有錢的就去贖，無錢的

就當盜匪押解到城裏去槍斃了！我的父親當然也是沒錢的，那麼一定是給他們槍斃無疑了！唉！天啊！我那時聽到了這個消息後，神經已經是昏亂了，我的心裏疼痛得利害，我一些計劃也沒有，我急得像發了瘋了！

“我探聽到父親已確實解到城裏去之後，我還想上城去探視探視他或者想法運動運動。唉，豈知一走到司令部，被捉去的所謂犯人是照例不許人家去看視的，以致關於我父親的一些消息也完全不知道，以我的推測一定是當作盜匪槍決無疑了！

“從此就剩了我孤另另的一個人！”

我不料他會大哭起來，唉！他的聲音是多麼的淒慘啊！這是人間悲哀的呼號，這是被壓迫的靈魂的哭訴。我也不自覺的陪他流了許多眼淚。

“啊！先生！……”

他的精神倒又振足起來了！

“從此我認識了真正的人間，從此我也知道了真實的所謂人生！可是最不幸的從那時起我得了神經錯亂的病，我的神經常常昏亂，昏亂後就有許多不自主的動作做出來了！這大約是我的腦筋受了過分的刺激的緣故吧？！”

“現在我要好好地養好我的疾病，現在我已將家裏的僅有的一所房屋賣了，以作我養病的費用！養好了病我要出去，向資本主義的社會復仇去！和我的仇人拼命去！先生！只有打破了這個舊社會纔有我們的出路呀，好了，我去了，再會再會。”

啊，這個人好奇怪，說完了他的話隨即就走了！我茫然的看他走出了大門，一個陰慘的背影好像仍舊在我眼前搖蕩；但同時好像有一股新生的熱力從王金的身上發散出來，流散到週遭，成

功光明的世界。

一九三三、五、二八。

藝術家與社會

獨幕劇

人物：

陸望溪 畫家，年三十歲

陳曼英 陸妻， 年二十五歲

陸潔如 陸子， 年七歲

王光濤 陸之友人， 年二十八歲

討賬者甲乙二人

時間：

除夕之夜

佈景：

一間簡單的畫室，室內滿掛着許多不同的畫，佈置很紊亂，桌上地下都堆滿着畫缸畫筆三腳架之類，顯出這室中的主人是一個浪漫的畫家。幕開時，畫家陸擘溪正凝神的在畫着一張裸體畫。他很當心的在調着顏色，畫了幾筆，立起看看，面上露着微笑。室外的一切和他自己週圍的一切，他是完全沒有注意到。這時室外有一陣陣的爆竹聲，顯出除夕之夜的特有的情調，週圍的空氣都在催使着殘年將過新年將到的景像。

望溪（對着畫沈思有傾）哈哈，我這張畫總算快成功了！啊！我是費了將近有一月的工夫了呢！本來，真正的藝術品是不應當粗製濫造的！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家，對於自己的作品簡直比自己的生命多要保貴，自己整個的靈魂，都應該供獻在作品上面。如此，才是真正的藝術家，才能創作真正的偉大的作品來！（凝視畫）哈哈，我費了將近一月的時日，總算成功這樣偉大的工作，這是我應該欣賀的！我承認：以前的許多作品，都沒有我這一次的成功！惟有這一次，才拿我的全生命全靈魂完全溶化在裏面了。啊，做成這個作品，同時我的苦悶也會減少了不少呢！雖然我自己不能說我自己是已經成功了的藝術家，但是，我相信：我是的確最忠實於藝術的……

（他的妻子曼英從裏面走出來，形容很枯槁，但他的少女之美還能保持着）

曼英 整整的一月沒有好好的睡眠了呢！你的精神怎麼會這樣的興奮。啊！我正不明白呢？爲了這一張畫，成日成夜的沈浸在裏面？！

望溪 （完全沒有聽見她的說話）我是的確最忠實於藝術的！哈哈，快成功了，我是怎樣的快樂呀！（說畢依然濡筆作畫）

曼英 喂，望溪，我看你快要發瘋了呢！你怎麼從早到晚，從晚到早，都沈浸在裏面呢？你不顧顧自己的身體麼？

望溪 （仍舊沒有聽見）哈哈，快成功了！快成功了！

曼英 （走前去，坐在他作畫的旁邊，以手推之）望溪，望溪，我的說話你沒有聽見麼？我說你犯不着這樣子的啊！反正，畫了畫又賣不到錢！

望溪 誰？（微怒的樣子，回過頭來看見

曼英)曼英，你難道不知道我的脾氣麼？在作畫的時候我是最不喜歡人家來吵鬧我的！

曼英 (勉強抑住了悲哀)今天，今天是大除夕呢！現在家中一個錢也沒有，唉，簡直什麼都沒有，除了你這幾幅畫之外，今天大除夕，人家都在快樂的過節了，你不聽見外面的爆竹聲麼？我們却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呀！(態度愈悲哀)在平常你總說你要專心作畫，家裏的事情什麼都不管；但是，今天却挨不過了呢！債主，討賬的人一個個要追上門來了，我是沒法去應付他們的，反正今天大除夕是一年的總結束的時期，欠的賬統統要還清才好，不然，恐怕他們是不會答應的。

望溪 但是，我要成就我的藝術起見，我也管不了家庭的許多事了。如果我在藝術上有了成就，總不愁養不活家人啊！

曼英 藝術，藝術有什麼用呢？像你整天熬夜的在作畫，我們却依然在飢餓着啊！畫又不能當飯吃，唉，你也實在可以醒悟了，平常物質的壓迫對於你已經是這樣的大，你也可以找些別的事情做做了！不然，一家人恐怕都要餓死了呢！唉！（感喟的樣子）

望溪 （停了畫筆）哈哈，你們正完全是一些俗子，毫不懂得藝術的真諦，你們是被棄在藝術之外的人呢！哈哈，我正在可憐你們，你們拿藝術怎麼會這般的誤解——（態度越顯莊重）我同你說，真正致力於藝術的人，藝術就是自己的生命，除了藝術之外他什麼都不管；他不受物質的壓迫，祇要精神的快樂；他更不管自己的身體是怎樣，祇要靈魂的聖潔。（微露得意之色）啊，我是超脫於一切物質環境之上的忠心於真正的藝術的人呀！（依然作畫）

曼英 唉，（抑止不住自己的悲哀，忍不住淌下眼淚來）望溪，真的，我看你的夢還沒醒呢！（拭淚）我也何嘗不知道你是忠心於藝術的人，我也很希望你能夠成功一個藝術家，也許你將來在藝術上的造就，在藝術上的供獻，正未可限量呢！但是，望溪啊，我很悲哀，你正不知道我的苦處啊，我恨你不生在有錢的人家，讓你一生都可專心致力於藝術，不為受到物質的壓迫，可惜，唉，我也為你可憐，我也為你萬分的可惜。（說到這里，悲從中來，她的聲音有些嗚咽起來，望溪也為她的言語所感動，停了筆，望着她，聽她說下去。這時舞台上顯出一片陰慘的景象，牆上掛着的一盞燈，也越顯出森森的綠光，幕後爆竹聲聲刺耳，大家都被這個沈重的空氣所重壓着）

曼英 （繼續的說下去）唉，望溪啊，我

怨你不生在富貴人的家裏，現在，現在被物質環境壓迫到這樣，如何再能繼續着你的藝術生活呢？！所以，我說你是在做着藝術的幻夢，並沒感到現實環境所給你的壓迫與痛苦。我們知道，藝術固可珍貴，藝術家的生活固然是超脫于物質之上，但是，一個最低限度的生活總要維持的呀！試問：你雖然不受物質的束縛，但是你可以不吃東西麼？你可以不穿衣服麼？你不吃東西能夠作畫麼？..不穿衣服能夠作畫麼？所以，我說你在做着幻夢呢！誰說藝術家不受物質環境的約束呢？！物質能影響到藝術家全部的生命，這倒不是我的武斷！

望溪：（態度大為所感動，正欲回答她的說話，他的朋友王光濤從外面走進來，他的話沒有說出來）

光濤：（走前去同望溪握手）啊；密司脫

陸，我們好久不見了！你正用功呢，今天大除夕還在作畫了，我來的時候在外邊看見一個人都沒有，後來碰見令郎說你在裏面作畫，所以我一逕跑到裏面來了，老友，你怨我冒昧之罪麼？（顯得很親暱）望溪，你在作什麼畫？（走前去看畫）啊，好一幅 model，我正佩服你的心思呢！

望溪（立起來）請坐，請坐，我是不會什麼客氣的！畫室中紊亂不堪，請你原諒。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

光濤 我去望一個親戚，所以順便就來看看你。望溪，你也太用功了，今天是大除夕了，你却還在作畫，像你這個尾喪畫了這許多畫又有什麼用呢！不能當飯吃，不能當衣穿，望溪，我勸你快休要做這種無聊的事情了吧！就像你這幅 model 的畫像，拿出去給人家看見怕要當你是誨淫的東西呢！

曼英 是喲！王先生的話一些不錯，我也勸了他好幾次了，他却一些都沒有聽我的話，他依然作畫，家裏窮困到這樣，他完全不管！唉，藝術家，藝術家祇能逃出了現實社會才能自由。

望溪 (苦悶而又無法，頹然倒在椅上) 唉，大除夕，大除夕，我的畫快~~要~~完了，快要成功了！

光壽 真的，望溪，作畫在現社會上祇能作為些消遣的事情，決不能拿自己整個的身體都沈浸在裏面，噯，你近來正是消瘦得多了！

曼英 他整整一個月沒有好好的睡眠了呢

光壽 唉，那何苦呢！那何苦呢！望溪，我勸你要保全身體才好，況且我近來聽說府上經濟很困難，我是要老實不客氣說的，這都是你沒有好好的做什麼事情，一天到晚在作畫的緣故啊

曼英 真不錯呵！他如果再這樣下去，怕一家人都要餓死了！

光濤 啊，我們在校裏的時候，我也知道你是喜歡畫的，而且，教師們都稱你為天才，但是，你現在怎麼貧困到這樣呢！？

望溪 (愜然)我窮困麼？我並不窮困呀！你看：誰及我的富藏呢？我作了這許多畫了，每一張畫都是我的心血所灌成，都是我的靈魂所溶化的呀！哈哈！誰說我窮困，我死也不承認！

光濤 當然，在畫的質量上說，你是並不窮困的！但是，物質的壓迫，經濟的脅迫，却不能不使你窮困了！

曼英 他還在夢裏啦，他以為物質生活是影響不到他的精神生活的！

光濤 哈哈，望溪，你正在做着好夢呢！

我希望你的夢快快醒吧！物質生活非特僅僅影響到精神生活，而且，我們的一切都是受了物質的支配的，也可以說。肇溪，我想你這時候的心理是絕對的矛盾，絕對的苦悶的！你一方面想以自己的全生命都供獻給藝術，你的確是一個最忠實於藝術的人，最足以令人佩服的；你之所以從事藝術，我知道也並沒什麼目的，可以說完全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你的態度是絕對的正確，你的精神是絕對的可敬，但是，你對於社會的觀察，你似乎祇看到了一面，你沒有整個的看清楚社會的背景，和你所應努力的途徑，你祇看到社會的一面——藝術的一面，所以你一方面要從事藝術，而一方面又須兼顧到一家的生活，這的確是藝術家最矛盾的一點，但是，你須要知道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簡直沒有藝術可言！藝術是什麼！藝術已經做了資產階級的裝飾品，原

正的艺术品却永被埋没！無恥的，低級趣味的藝術品却充滿了市場之上。唉，望溪，所以我勸你不要從事什麼唯美的藝術了，反正這個社會不推翻，是永遠沒有真正的藝術品出現的！就像你這張畫，你是已經費了整整一月的時間了，這不可不說是你對於藝術的十二分的忠實底熱忱，但是，有誰知道你這張畫呢？有誰賞識你這張畫呢？雖然，你也不一定要人家知道，也不一定要人家賞識，但是，你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却不能爲了你作畫的緣故而不去維持的啊！

曼英（目顧望溪）王先生這許多話你聽見沒有？我的意見和王先生是完全一致的！我希望你的幻夢快些醒吧！（少停）况且，今天的除夕怎麼過去呢？討賬的人隨即就要來了！唉，怎麼辦呢？

望溪（切齒憤怨狀）辦法，叫我有什麼

辦法呢？唉，拿這張畫去賣了償他們的債務好了！（十分悲抑的表情）唉，這張畫，一月的辛苦……唉，我再來畫牠幾筆就可結束了！（拿起筆來就畫）

曼英 怕沒有人要吧？

（望溪欲回答，他的兒子潔如從外面走進來，跳跳蹦蹦的顯出一個很天真的活潑的小孩子）

潔如 （走近他的母親身邊），媽，外面有二個討賍的人，他們說要見父親呢！

曼英 （面露失色）啊！來了！怎麼辦呢？

望溪 叫他們到裏邊來吧！

光濤 我要走了，望溪，祝你珍重，密司陳，你再可勸勸他，再會，再會！

曼英 再坐一會兒罷，真對不起王先生。
（曼英送光濤下，望溪微點頭，並不起來送他）

潔如 爸爸，是不是叫討賬的人到此地來
？

望溪 是，你去喊他們來吧！

潔如 好，我去喊他們來（潔如下）

望溪 （凝視着畫）啊啊，總算成功了！

但是，我的心理是怎樣的痛苦嘞！唉唉，我今天要拿我的最珍貴的東西賣去，簡直比喪失我的生命還要痛苦啊！啊，你萬惡的金錢嘞！你萬惡的人間嘞！（聲淚俱下）

（望溪正在悲傷的時候，曼英，潔如同了二個討賬人一同上）

討賬人甲 （目顧望溪）是陸先生麼？我們是順興米號，尊戶尙欠大洋三十二元一角八分（拿賬單遞給望溪，望溪很無聊的接過來），請陸先生交我們帶去吧！

望溪 （窘迫而又慚愧）唉，實在對不起諸

位，本想是早已送上了，但是，這幾天因為……

討賬人乙（不俟望溪說完隨即就接下去）

我們已經來走了許多回數了！本來，尊賬是在前次端節就要還的，後來端節非特沒有還給我們分文，況且又欠了些去，那時因為不是年關，所以賬務還比較的寬一些，後來中秋了，中秋又沒還我們分文，我們以為陸先生的家裏總是不不要緊的，豈知到了今天年關尚不歸還我們，這算什麼呢？我們也不能回去交賬的啊！請陸先生趕快交給我們吧！（騷態，使人難堪態，咄咄迫人）

望溪 唉！（這時他已經被壓在物質環境的重壓下，影響到他全部的感情，他苦悶，他悲哀，他憤怒，他深深受了討賬人的侮辱，這種侮辱使他難堪，使他悲憤，使他覺悟，但是這時候不知回答他們什麼話才好。他又不肯向他們乞憐，表示自己的懦弱；但是，他又不敢去得罪他們

，恐怕兩方面劇烈的衝突起來。）請你們……請你們（他簡直悲哀得說不下去）

曼英 （從外邊走進來低頭垂淚，這時勉強的抬起頭來）諸位，事情實在是對不起，總之，的確是我們自己不是，我們沒有早早的預備，現在，真的不瞞諸位說，我們自己過節都沒有錢呢！所欠寶號的眼目，我們自然是刻刻放在心頭，但是，今年是的確沒有了，到明年，我們一准送上，請諸位善言回覆貴主人，啊，總之我們是很抱歉，萬分的抱歉……

討賬人甲乙 （面露怒意）不成，不成！！

討賬人乙 這事情斷斷不能！你們的眼是舊賬，今天又是大除夕，我們是一定要收到了方好回去，況且請你們快些，因為我們更有別家的賬須去收呢！（忽然看見望溪剛剛畫好的一幅裸體畫，走前去，略一端詳，作不屑狀）哈哈，好

玩，好玩，原來陸先生再有這樣的雅興，却畫了這樣的一個裸體美人了，哈哈，欠了人家的賬却不想歸還的。（滿面的冷譏熱諷的態度，使人難耐。）

討賬人甲 （日顯乙）你不要說這許多閒話，我們拿了錢就要走了！

曼英 真是對不起諸位，今天是真的沒法，明年，在最短期間，我們一定說法早早歸還……

盛溪 （這時已經忍無可忍，他的心中充滿悲慘的，而又憤怒的神氣，火焰已燒到他的眉睫，他的感情緊張到了極點）諸位，我姓陸的並不是要賴什麼人的債，我姓陸的決不能忍受你們這樣的侮辱，好，現在請諸位稍待，我去拿來給你們（說完了，他拿了那張已經畫就的裸體畫就走。討賬人，曼英，潔如都呆望着他下。）

討賬人乙 啊！不好，他逃了，他真的想

賴債。

討賬人 甲真的要賴債了，但是總不怕他，我們坐在這裏。

曼英 諸位不要疑心，他並不是想賴債，你們不看見麼？他拿了那幅畫去賣錢的呢！請諸位少待，候他回來，賬務總可還清你們了。

討賬人乙 哼（冷笑）就是那幅裸體美人麼？想賣錢，哈哈！……

討賬人甲 那簡直祇能欺騙小孩子。

討賬人乙 （自言自語）我看這個人是有神經的，不然，不會在大除夕到外邊去賣那幅沒有人要的畫。

討賬人甲 啊，我倒怪可憐他的，他恐怕給我們追不過了，才想到拿那幅畫去騙幾個錢，然而我斷定是沒人要的。

討賬人乙 哈哈，簡直笑話，大除夕去賣

畫。(四壁上懸掛着的許多畫又觸到他的眼簾裏來)。「噫，你看，畫正多着呢！」(指壁上的畫)那幅畫到不差，是一幅風景，原來這人是一個畫師，但是，何不同人家畫神像呢？那豈不是可以賺很多的錢麼？

討賬人甲 管他畫師不畫師，我們祇要錢，討到了錢就可回去。

討賬人乙 (焦心狀) 怎麼還不回來？

曼英 就要回來了，請諸位再等一會兒吧

討賬人甲 (同曼英說) 我們再等半點鐘如果不來，可不要怪我們不客氣了。

討賬人乙 我們……

(乙的話尚未說出來，望溪已從外面走進來，手裏依舊拿着一幅畫，可知畫是並沒賣去，但他的表情上是異常激昂而又興奮，緋紅的兩頰顯

然在發燒。)

望溪 (大呼) 啊啊，藝術，藝術，我今天才知道什麼叫藝術！啊啊！藝術，藝術是資產階級的裝飾品，藝術家如要活命祇能做資產階級的走狗！(聲音愈形激昂) 啊啊，我今天才知道，我今天才知道，我以前是一向在做着幻夢。啊，幻夢醒了，我要打破這個“藝術之宮”喲！

曼英 (嚇得全身發抖) 什麼事？什麼事？望溪，到底是什麼一會事？

望溪 (奮激) 啊啊，我受了他們的恥辱，我受到他們的壓迫！我去賣的時候他們都說不要，他們都在忙着過年，竟沒有一個人要，後來到了沈家駒那里，他說五塊錢，啊啊，我給他氣死了！氣死了！他們都用銅臭來壓迫我，來欺侮我！啊啊，我現在才覺悟了！我，澈底地覺悟了！！啊啊，我一月的心思，啊啊，我要牠什麼用

呢？（拿起手中的畫撕成幾片，其他的人都給他怔住了，不做聲）啊啊，我今天才覺悟，今天才拿我的好夢驚醒！（恨恨的切齒之狀，在舞台上走來走去）我今天才知道：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在金錢支配下的社會下，是沒有真正的藝術可言，更產生不出真正的藝術家來！真正的藝術家是給他們壓在鐵板底下，啊啊，我再不要什麼高潔，什麼靈魂！啊啊，今後的藝術，我要把牠作為我復仇的工具，我要革命去，我要革命去，我受了他們的壓迫，我要革命去，我要革命去，我要拿現社會打一個粉碎，我去，我去，戰鬥的藝術啊！我的藝術！我要戰鬥去！藝術要戰鬥去！

（望溪說完，隨即就像瘋狂般的奔出去）

曼英 （驚惶）啊啊，望溪，望溪，那裏去？……

潔如 （駭極）爸爸，那裏去？……

（母子二人一同奔出去，舞台上祇剩討賬者二人，大家面面相覷）

（幕下）

舞女的悲哀

—

這時是什麼時候了，啊，什麼時候了，真的連我也忘記了，頭腦中只覺得悵痛，為什麼總是昏昏沈沈的？呵，天已經快要發白了，路上已經

有去幹早市的行人了，真是不早了。我走出巴黎跳舞場的時候已是四點半鐘了，這時恐怕要五點鐘了，唉，我是滿身的疲乏，好像中酒也似的昏迷，我的神經有些異樣………唉唉，我現在回家去呢，還是到什麼地方去呢？我真是發昏了，我為什麼走到相反的方向去呢？這時恐怕老母等我很久了吧？可憐的母親啊，你的女兒為什麼要去幹這種事情呢？母親啊，我今天，我今天怎麼能夠回家呢？天已經發白了，發白了？一班勤儉的勞苦的人都已起來了，我却只是回家去想睡覺呢。天天如此，夜夜如此，我在同他們過着相反的生活啊。

今夜我是決定不回家去了，老母等我麼？隨她等着吧！啊，母親啊，你的忍心的女兒呀！

我的身體為什麼這樣的疲乏，好像給誰打傷了的一樣。想起來，啊，真是可怕啊，這舞場到

底是什麼一個玩意兒呢？是專門供給富人們享樂的一個人肉市場而已！

在緋紅色的粉圍中，在暗綠色的電燈光下，在肉紅色的巧笑中，像我一樣的舞女是一排排的坐在上面。我們都穿着最單薄的衣服，有一二個人穿着旗袍的，但是她們就不為舞客所歡迎，舞客說她們太不肉感了，因而顯不出她們的風騷的姿態來；所以大多數的舞女是僅穿着一件西洋式的馬夾，下面是穿着一雙最薄的肉色絲襪，金色的舞鞋，我們的兩臂是完全舒展在外面，腰身縛得極細，到不能再細的地步，兩隻乳峯在薄紗的背心中顯露出來，顫動着，臀部也顯得特別的龐大，這樣，舞客們才會歡喜，說我們肉感，活潑，肌肉豐富，我們就以這樣的裝束，博舞客們的歡心。因為我的年齡很輕——天知道，我僅僅只是十八歲的小姑娘——所以舞場的主人特別看得起我，當我為奇貨

，因此我也就特別的受苦。舞場的主人說我的肌肉很發達，而且各部都很勻稱，皮色也白嫩可愛，所以我的裝束要特別的考究，我穿的衣服應當特別的窄小，這樣，才可顯出我的豐富的肉感來。當他們給我穿着一件粉紅紗的背心的時候，啊，我怎麼能夠穿得上呢？實在太小了，我勉強穿了上去之後，天哪，我的肌肉就特別地在這小背心內顯得十分豐富了。下面我是穿着一條薄綢的短袴，肉色的絲襪，金色的高跟皮鞋。這樣的裝束，他們說我好像天上的仙女一般。

我就這樣的在舞場中作舞女了。一到晚上八點鐘，我就要從家裏出來，到跳舞場去，拿我原來的外衣御去，僅僅穿着一件薄紗背心和一條短袴，雖然是嚴冬天氣也是這樣，不能少些加上一些衣服，舞場中雖有水汀，熱度很高，但是比之穿着重裘的人們，我總是凍得要發抖；我身上雖冷，

但是又不能表現到外面來，我的外面仍舊要裝着非常活潑而輕挑的樣子，一些沒有畏縮的形狀。巴黎跳舞場的舞女一共有二十幾個，我們的坐位是在舞場的中間的一排。音樂台上的樂聲響了，接着電燈就熄了，於是我們坐在那裏靜待舞客的光臨，舞客就走到我們面前來，他喜歡那一個就挑選那一個，我們看見無論那一個上來就毫無疑義的起來和他跳舞。當初進舞場的時候，我倒覺得十分的興奮，一到跳舞場的時候，我的生命就好像浸在醇酒中一般，只覺得刺激，興奮，和發狂也似的感到肉感的滿足。在那神祕的舞場中，襯着暗綠色的燈光；肉紅色的粉圍氣，和刺人心靈的幽揚的音樂，我們好像是走到另一世界一般，再不覺到人世間的繁雜與苦悶了。那裏是肉與肉的交戰，靈與慾的擁抱，沒沈着生命的旋律。

後來一天天的這樣的生活，毫無變化，我漸

漸覺得苦悶起來了，我爲什麼天天要過這種生活呢？我只感覺到我的肉體在給人踐踏，我的生命在給人玩弄，我只是舞客們的一個玩具而已！當他們高興的時候，就攬着我跳跳舞，我如果能得到他們的歡心，他們就多給我幾張跳舞票；我的形態越是輕挑，就越博得他們的歡心；我的肌肉能夠挑動得起他們的性慾，他們就越加喜歡我。啊，天哪，我是在做着這種勾當，而且天天如此，夜夜如此，這真好像是變相的賣淫啊。我現在一天天的覺悟了，在這種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金錢的魔力最大，牠可以買到一切，甚至於買我們的肉，買我的全部的靈感。誰說我們做舞女的不是商品呢？我們坐在一排椅子上，任人選擇的時候，我們難道不是商品麼？我們沒有選擇舞客的權利，而舞客有選擇我們的特權，無論什麼樣醜惡的男子，或者簡直是年已不感的老頭子，只要他們有錢

，只要他們是選中了我，我就不得不起來伴舞。唉，想到這裏，我又記起剛在的一幕來了，剛在一個外國的水兵，他不是在和我的跳舞麼？那水兵，想起來真是可怕啊，他簡直是一個禽獸，他要和我跳舞，就是要滿足他的獸慾而已。但是他有的是錢，我怎麼可以不同他跳舞呢？他那龐大的身體，那毛叢叢的手，想起來真是有些可怕呢！但是我不得不拿我自稱也似的手臂，攬緊了他的腰部，我的乳峯貼緊在他的胸口，和着音樂的節拍，和他跳舞，他那昏迷的面孔，和沉醉的眼睛，常常和我做着輕笑，我因為要博得他的歡心起見，我就不得不抑住了我內心的悲哀，迷着眼睛，對他作巧笑。他連和我跳了五六次舞，在跳 Waltz 的時候，電燈的光亮更慘澹了，他攬得我更緊，我的整個的身體差不多傾注在他的身上，他乘人不備的時候，竟和我Kiss了一下，我那時焚

火中燒，我恨不得一拳打死這個惡魔，但是我一想到金錢的勢力，一個舞女如何能夠得罪舞客呢？於是我只得仍舊強作笑容去應付他了。

跳畢了Waltz的時候，他一定要我陪他談談，他請我吃了一杯咖啡，他用英語和我談話。他說我的人品很好，他說我的面部白淨而且勻稱，薄施脂粉的兩頰表現出我的青春的愉快。（天哪！我還有什麼青春呢！）他說我的腰部很細，臀部很大，乳峯很高，肌肉也很豐富，尤其是我二隻腳，可以誘惑他的心靈。他說我很合於所謂美人的條件，他已爲我這許多肉感的誘惑而沈醉了，他又問我肯不肯嫁他，他說他已貴爲英國皇家艦隊上的上尉了。他說我如果肯嫁給他，非特對於我的名譽上很好聽，而且可以作他正式的小星。他說他家裏的一個老婆是很和善的，對於我一定能夠以保衛的資格來看護我，不致於爲了我是異邦

之女而且又是小星的緣故而虐待我，這點可以請我放心，他說完了，他拿出一疊鈔票放在我的懷中，表示他對我的誠意。他的面孔發燒得鮮紅，他的表情緊張而且熱烈，他簡直是像一隻野獸了。我那時的心只是怦怦的跳個不止，我一句雖然仍舊裝作鎮靜，但我的內心却已經嚇得不敢動彈了。我同他說，我自己是十二萬分的願意的，能夠跟從一個異國的將軍，那是覺得最光榮不過的事情，不要說作妾，就說作僕人也是願意的，不過現在我的身體已經不是自己所有的了，必須要得到母親的同意，和舞場主人的同意，才可跟他一同去。因為我已同舞場主人訂立了合同，中途不得走的，所以必定要得到他的同意才好。那水手對我頻頻的頷首，表示他對我的熱望，和祝我成功。

啊，想起來是怎樣的可怕啊，我這樣的嬌小

的身體，怎禁得起惡魔的踐踏呢！

這舞女，在這金錢的社會中，是不能算爲人類的一分子，只能作爲資本家的商品之一種而已。

我走到什麼地方來了，天已大亮，我回家去吧，母親恐在盼望得我很急了。

二

我到底怎麼會做舞女的生活呢？呵，說起來真是話長，我的年齡雖輕，但是我的歷史却很長了，凡是人間的一切的悲慘的事情，差不多都加在我這個幼小者的弱女子身上了。我並不怨我的命運不好，我也並不怨恨父母沒有許多財產遺留給我，總之，這一切都是社會的罪惡，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打破，我這種女子恐怕還多着呢，而且一定還要繼續不斷的發現。

我本來是 y 縣 m 鄉人，是一個不識不知的鄉

人，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少女。我的父親是在一月店鋪子裏管賬的，家中的收入雖不豐富，但尚堪溫飽。母親是一個最慈善不過的人，她待我比對她自己還要保貴。我在這融洽的家庭中度過了十五年的生活。啊，十五年，可同味的十五年喲，這十五年為什麼過得這樣的快呢？這十五年是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的少女之花在這裏是開放着極嫩的嫩芽了。可是接着不幸的事也就繼續不斷的降臨了。這點是怎麼樣的說法呢？我的父親突然死了，在我十五歲的一年患着急病死了。天哪，父親為什麼要死呢，從此我就淪入最苦的境域了。我已經失去養育我的人，在這種社會中，父親是兒女的唯一的養育的人，我失去了父親，我就沒有經濟獨立的可能，我的生活就沒有依靠，我就淪入於最苦的境界了。我的母親，是一個最慈悲的人，一天到晚只知道拜佛念經，她當然也沒有

經濟獨立的能力的，她一旦驛失了生活依靠的人，當然也是沒有辦法。但是，我們總不能不生活的，我們總不能坐而待斃的，所以我們就不得不依了封建社會的關係，去依靠我的一個叔叔爲活。

我的叔叔實在是一個最勢利不過的人，他非常的看不起我們，但是因爲了封建社會的關係，又不能驅逐我們，所以他對待我們孤弱的母女二個是非常的刻薄。我的母親就被列到他們傭人中間去工作，我就被列到他們的婢女中間去工作，我們一天到晚過着最悲慘的地下生活。尤其是我常常受到叔父的虐待，他對於我的工作稍不如意的時候，他常常打我，罰我；記得有一次，天氣是十分的冷，叔父命我去洗一個痰盂，但是痰盂裏統統凍滿了冰，地上也特別地滑，我一個失手，就翻在地上，痰盂碎了。這件事情給叔父知道之後，他頓時就勃然大怒，他罰我拿外衣脫掉，跪

在當天，那助紂爲虐的嬉母尚拿了一根竹片來，在我身上亂抽。啊，天啊，我爲什麼還要想到這許多事情呢？那時的天氣是這樣的冷，我的皮膚凍得發紫，我抖縮在冷風之下，承受着他們的拷打。不知爲什麼冬天的皮膚是特別容易破裂，一會兒就血出了。那時我的母親出來了，但是看見了有什麼辦法呢？母親也是一個依人爲活的年老的女子啊，我只看見她暗暗的躺着眼淚，在他們的鞭打停止之後，母親才偷偷地拿了一件衣服給我穿上。我想到這一幕，我的眼淚尚不禁奪眶而出了。

我的叔叔他不能常常的養我們的，他一定要另外想法。所以，他就拿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的身上，他就是想在我身上找尋出路，或者竟可在我身上發一筆財呢。真的，他這個計劃不久便實現了，在我十七歲的那一年，他並沒有得我和我

母親的同意，就拿我許配給一個富翁叫周克仁的爲第三妾了。唉，這是什麼話啊，我實在不相信人世間會有這樣的悲慘的事情啊！直到臨嫁的前一天，他才通知了我的母親，然而我的母親又有什麼用呢？只得含淚送我上了轎子。這次聽說我的叔叔賣到我的身價洋八百元。

我到了周克仁的家裏之後，起先幾天，周克仁和其餘的人都待我還好，因爲我是周克仁的新討的姨太太，周克仁自己也因爲喜歡了我才討我的，所以他待我還好，他拿我當作玩具一樣的常常和我談談笑笑，晚上我就做他滿足性慾的工具。

但是，一天天的過去，後來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周克仁也不常常到我房裏來了，他家裏的人也漸漸的來欺侮我了，尤其是周克仁的大婦因得很，她常常叫我做着一切婢僕所做的事情。

我實在是不可耐了，我爲什麼要來過這種生活呢？我本想就在那裏自殺了完了，但是我總放不開我的媽媽，一方面我也想到我何必這樣的輕生呢？所以我就立志和這個社會奮鬥一下。於是，我就生了奔逃的決心。我想先到上海，然後再想方法。上海，我雖然沒有去過，但是我總聽人說過，上海的謀生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我決計先到上海。

在我到周克仁家裏的第三個月缺一天的時候，我就從他家裏奔逃出來了。

我是已經到了上海了。

上海，從前常常在我心頭憶懷的上海，現在是展開在我面前了。我從前在故鄉的時候，常常聽說上海是怎樣的繁華，上海是怎樣地好頑；我們日常所需要的東西，在上海什麼都有，只患你沒有錢，不患買不到東西，如果要享受物質的生

活，那麼在上海要算是頂舒服的了。現在，唉，現在在我心緒頂不好的時候，却到了我所要到的上海了。這對於我是幸福呢，還是悲苦呢？

浩無涯際的黃浦江是展開在我眼前了，耳中只聽着汽車嗚嗚的聲音，奇形怪狀，穿着各色各樣衣服的女子，一羣羣地在我面前走過；大商店的櫥窗內，閃出耀目的光芒來，好像要攫去我的靈魂一樣。一切都使我新奇，一切都使我的腦筋受到極大的刺激，我簡直有些昏迷了，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一個什麼世界？

這就是我所要來的上海麼？眼前的一切都使我新異，使我驚奇。總之，現在展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個新的世界。同時，我的生活也是進到一個新的境界了。

想起來是怎樣地可怕啊！這真像是一個夢境呢！難道我真的會遇到這種事情麼？這幕人間的

悲劇實在是令我太害怕了。我簡直不相信這是人間會有的事情，我簡直不相信我這樣的一個弱女子會遭遇到這樣惡劣的環境和命運，這真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喲！

我的耳中好像仍舊聽到那老頭子的聲音：

「亞蘭，來！我的乖乖，來給我裝煙！」

唉唉，我真是害怕，我的全身都顫抖起來了，萬一那老頭子派人追了上來怎麼辦呢？

不會的，不會的，這裏已是上海了，不是那老頭子的世界了，我可以不怕他的了。祝福我，祝福我自己的命運啊！

怪來怪去還是要怪我那個無恥的叔叔——明之，他簡直當我是什麼呢？爲了要得幾塊錢，竟不惜將自己的姪女賣給人家做姨太太，我的叔叔他這樣的行爲還可以算人麼？我簡直不能喊他爲叔叔，我應當喊他爲無恥的畜生才對。唉，畜生

，難道他不是畜生麼？不是畜生不爲幹這種行爲的，這也怪我的父親死得太早了，母親又是一個懦弱無用的人，沒有人來保護我，所以隨便什麼人都可以來欺侮我這個弱女了。唉，女子在現社會難道永遠是一個被剝削和被欺侮者麼？

那個老頭子，他今年五十多歲了，靠他剝削人窮的本領，居然也擁資數十萬了。「飽食思淫」，這是人之常情。這個老頭子靠了他的幾個臭錢，他就可以任所欲爲的玩弄女子了。娶了一個老婆不夠，還要買小老婆，買無數的婢女，一呼百應，我就是他的第三個小老婆了。唉，小老婆，這個名詞是多麼的侮辱人啊！我爲什麼，做人家的小老婆呢？我爲什麼要供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任意姦淫呢？這難道是我自己的罪惡麼？我難道願意去做人家的小老婆麼？這完全是我的叔叔，那畜生，他因爲要貪老頭子的八百塊錢，竟把我賣了

，這是怎樣可痛心的事啊！這是誰害了我呢？無疑的，這是現社會害了我的。

說起那個老頭子來，真把人氣壞了，他完全不當人看待，他當我是他的一件玩具啊！高興的時候，他叫我一聲「乖乖」，不高興的時候，他簡直要打我，他的大老婆，那簡直是一個最凶惡不過的女人，他常常打我們的耳光。老頭子如果愛我，她就益發打得我利害，她妒忌得越利害，我的苦也就越深。她常常打我，打了我還不准我哭。一方面我要討好老頭子，取得他的歡心，供他玩弄，一方面又不能給大婦看見，這真是怎樣的矛盾的生活啊！

小老婆在那個家庭中是沒有地位的，好像無論什麼人都能欺侮我。我在那老頭子家裏幹的事情也不管是婢僕幹的事。同老頭子裝煙，倒茶，揩面，服侍大婦，一切婢僕的事情都叫我做，這

實在是我有生以來從未經驗過的苦楚啊！

這一幕，這一幕的悲劇，現在想起來真是怎樣的令我驚心觸目啊！好了，現在我總算脫離了這個火坑了，我現在已經逃到上海來了。

我立在此地幹麼？我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呢？上海是一個人海，地方雖大，但是那裏有我容身之地呢？

我現時的情緒不知變成怎樣的一種情緒了？是苦是樂是甜是辣，我統通分辨不出。不過我的心頭總是好像感覺着永遠的空虛一樣；真是像這黃浦江中的浪花呢，一起一伏的沒有休止的時候，我現在的心潮的起伏，也是一樣啊！

一個當前的問題，我現在到底到那裏去呢？我現在身上所僅有的，只有這三十元大洋了。三十元，這是多麼一個微小的數目啊！我知道在上海用起來是很快的；那怎麼辦呢？在這茫茫的人

海中，到那裏去找我的歸宿呢？我的生活馬上就發生問題了。

我起先去住到一個同鄉的家裏，那個同鄉的丈夫是在洋行裏辦事的，家庭中很闊氣，我將我的實情告訴了他們之後，蒙他們的答應，我暫時在他們家裏住下了。他們都說我很聰明，什麼事情一學就會，我自己也承認我的理解力和認識力是不差，所以我到了上海沒有多少時候，關於上海的許多情形，我已經是熟知了。

後來我漸漸地認識了許多人，我自後積極地回到謀生上面去。

起先聽說上海的跳舞場很發達，做舞女的可以賺到很多的錢；我那時苦無適當的職業可以做，而且又想到我那在故鄉的孤苦無告的母親，我自然而然的想賺一些錢供給我們母女二人的生活

我經了幾個熟悉的人的介紹，我就開始去學跳舞。很快，不滿一個月的時候，我就學會了很多種了。像什麼「華而茲」啊，「福克司」啊，「共而司登」啊，我統通學會了，於是，我就開始在巴黎跳舞場做舞女了。舞場的主人很喜歡我，說我聰明活潑，身裁十分的輕挑。我的身體本來十分好的，要能特別顯出肉感的美，才是上等的舞女，而我，却能適合這個條件的。那舞場中的管理人又教了我許多接待舞客的方法。最要緊的，就是見了舞客要顯出十分輕挑活潑的態度，不能做着莊嚴呆板的態態，因為舞客到跳舞場來大多是想來滿足一種慾望的；在和舞客跳舞的時候，要顯出一種媚笑，總之，要做得適合于舞客口味的一種態態，要滿足他們的慾望，博他們的歡心。

舞場的主人說我亞蘭的名字不大好聽，要另

外改一個名字，適合于舞女的名字。所以，他們就稱呼我爲「愛嬌」。從那天起，我的名字就叫愛嬌了。

過着舞女生活的我，收入是當然比較從前豐富了，于是，我就想法拿我的母親接了出來，另外賃了一間屋來住下。每晚回去看見母親的時候，心靈上也可得到少微的安慰。

三

我起先做着舞女的時候，心靈中倒並不感覺到有什麼不快，我不當舞女是一種職業，我更沒有理解到舞女是供舞客玩弄的一種工具。我那時簡直有些木然，每天晚上我一到跳舞場的時候，我就感到極大的興奮和刺激。激越的音樂一開始，我就開始和舞客跳起舞來，我同舞客相抱得很緊，我的乳峯接觸着舞客的胸坎，我的全身的肌肉都給一種慾望支配着，血沸騰着，肉顫動着，

心靈神醉，我的整個的青春完全溶解于舞客的身上。

僅僅，真是一剎那的時間，我開始對於舞女生涯就不滿起來了。我開始理解這是一種職業，而且是一種很卑下的職業，要拿自己的肉體供給舞客們玩弄的職業；天哪，這是什麼職業呢！我的心裏漸漸有些暴躁起來，而舞客們也再不能供給給我以什麼滿足了。做舞女的是不能自由發展自己的意志，要拿舞客的言動和表情，做自己動作的表準。舞客喜歡笑，我就要故意和他作一種媚笑；舞客喜歡我的豐盛的肉體，我就要拿自己全部的肌肉供獻于他，和他抱得更緊，我的全身貼服着在舞客的身上，這樣，才能滿足了他們的慾望！

有一次，我認識了一個漂亮的舞客，他是在一家什麼洋行裏做翻譯的，聽說他每月有二三百

元的收入，他的物質生活是很豐富的。他不知爲什麼天天到巴黎跳舞場來，在舞女中尤其注目的是我。當他第一次來同我跳舞的時候，我就感到一種很大的滿足。我抱緊了他的身體，我不知怎樣的感到一種舒適的快感，他的身體很配合於我的身材，他的富有彈性的肌肉壓着我的肌肉的時候，我的心弦爲他的熱力所震動了。啊，他真是一個可愛的青年啊！

那第一夜他就發狂也似的同我跳了二十次，他給了我三十張跳舞票，我當然是很愉快的接受他這種賜予。以後他就天天來，天天只同我一個人跳，而且跳起來的時候，總是在十次以上，跳舞票也是加倍的給我。

我開始感覺着這個青年對我的熱力和誠意。我見了他，我的心也只是怦怦的跳動着。不知有什麼力量在後面推動我，我看見了他，我就不能

自己的自然而然地要和他去擁抱着了。

他請我到他的坐位上坐下，他同我開了一瓶香檳酒，我們就開始對酌起來。

“姑娘，你尊姓啊！”

“我是沒有什麼姓的，在這個跳舞場中，我的名字就叫愛嬌。”我這樣的直截了當的回答他。

他拿一隻手來緊握了我的一隻手，他又酌了一杯酒在我的杯中。

我也同他談起來。

“先生你尊姓啊！”

“我姓朱，叫唯一，是在大陸洋行做翻譯的。你以後只叫我唯一好了，不必稱呼什麼先生。”他對我笑着，又和我酌了一杯酒。

他更問了我許多的身世，我也如實地告訴他了；他很同情我這種遭遇。他的說話非常的親切而誠懇。我的青春的熱情為他的情感所震搖了；

他說，他的青春之花，也將在我的身上而開放！

那一夜我是沈浸在歡樂的粉團中，週遭的環境好像又充滿了耀目的光亮了。我將我前途的希冀完全寄放在這個青年身上。他臨走的時候，他還和我說，他對於我當盡最大的幫助！

我的情緒充滿着青春的愉快！

後來他更同我一天天的親近，他天天等待我舞場散了場同我一同回去。我的母親也知道了，她也覺得非常歡喜。有時我同唯一談話談到天亮，毫不覺得困倦。

這樣的生活繼續了二十天的樣子，我同唯一的感情真是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了。我開始感覺到這「戀愛」二個字，這是多麼美妙而神祕的事情啊！我以前雖也曾同男子發生過肉的關係，但是從未感到過戀愛的滋味。戀愛真正一種滋味和一種力量啊！我們因為了便利明見，唯一另外同我

租了一間小房子，我就開始同母親分居了。

青春的美妙，戀愛的舒適，充滿了我整個的身心，我爲何不覺快樂呢？！

但是，唉，人類本來是殘忍的，而我同唯一的戀愛是完全建立在二個不同的階級中，又如何能望其美妙的結果呢！

同唯一同居了沒有好多時候，唯一在晚上就不常回來了，我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的？但是據跳舞場裏的姊妹說，唯一又天天在別的跳舞場玩了！我天天感覺着空漠的悲哀，荒涼寂寞的情緒支配了我的全身；我的血也凝凍了，我的情緒也冰冷了，我更有什麼希望呢？

原來唯一所喜歡我的，是舞女的白肉，是我的豐富的肉；有什麼戀愛，有什麼靈感？只是爲了滿足他的肉感的衝動而已！起先他待我這麼的好，爲我開香檳酒，無非是想獲得我的肉！我的肉已經

給他到手了，他又漸漸的覺得厭倦了，因而又要想去獲得別的舞女的肉了！只要有錢，他當然是可以這樣做的。就說一天換一個也可以的。在金錢支配的現社會下，舞女的白肉當然是可以買的，舞女的本身本來就是一個商品啊！

我還當自己什麼聰明呢？我為什麼為受這個青年的欺騙呢？這也不能怪我！從前我是認不清這現社會，我祇以為人類的同情心是可愛的，却不料在不同的階級中是沒有什麼所謂同情心的。

現在我澈底的覺悟了。

舞女在現社會是一種商品，舞客可以拿金錢來買舞女的肉，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打破，我仍舊只能讓舞客們來買我的肉吧！